Azalea OF Gloaming

### 序章 Newborn

是叫婴儿超忆症来着，一般人会忘记自己婴儿时期的所有记忆，而只有这种症状的人则会记得自己出生之后的婴儿阶段所发生的事。

Azalea仍记得那天的事，宛如破晓一般，第一次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她仍记得自己发出哭啼之前的场景：简陋的木质天花板，朴素的床铺。没有助产士，甚至说基本没有别人，只有一个女人在一旁重重的喘息，并努力的支起身子来着她。那个女人笑着，幸福的笑着。模糊的表情写着疲惫，喘息也没有丝毫减弱，即便如此，为什么她笑得那么开心呢？当时的Azalea没法得出答案，她只能从那个女人模糊的表情中冥冥察觉到什么，然后在她的爱抚下发出新生的初啼。

后来幼年的Azalea知道了，这个女人是自己的母亲，名叫Strelitzia·Rafale·Mach，Strelitzia是鹤望兰，而她给女儿取名叫做Azalea。她是一个腼腆的人，哪怕是对自己的亲生女儿话也很少。但是Azalea明白，这个看起来冒冒失失的傻女人，毫无疑问深深宠爱着自己，并不是通过话语，而是通过行动。虽然感觉Strelitzia每次不管做什么事都会出大大小小的失误，做菜会搞混糖和盐，打水一定会洒掉半桶，出门被门槛绊个踉跄的概率高达34%，令年仅3岁的Azalea也不禁汗颜，但不管怎样的失误之后，Strelitzia也只会转向Azalea，然后露出笑容。大概人类就是这样，以微笑面对别人的吧，年幼的Azalea这样想着。Azalea还知道，在自己家破烂的小木屋旁边还有一个更大的木屋，Azalea跟着自己的母亲进去过，里面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工具和机构。自己刚刚会算一元多次方程的大脑根本没法理解这里面的任意一个机构，唯独在这里，Azalea才能察觉到自己的母亲是一个多么聪明的人。

当然，聪明什么的对Azalea都是次要的，不如说她根本没有接触过任何同龄人，也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来让她知道自己的才智是多么令人惊异。Azalea喜欢的是她母亲的笑容，虽然母亲似乎绝大部分时候都在笑，Azalea却能分辨出其中的细微差别。她最喜欢的笑容有三个，一个是她每次学完了新的数学的时候，去找母亲邀功时候母亲那发自内心快乐的笑容，一个是给自己展示大木屋里那些复杂的机构时那腼腆而自豪的笑，最后一个是母亲时不时望向远方时那神秘而幸福的笑容。稚嫩的Azalea并没有复杂的价值观，只是为了看到母亲的笑容她就可以努力去学习，或者赖着Strelitzia让她给自己解释那些看不懂的机构，但是每次问道Strelitzia望向远方的时候在想什么时，Strelitzia只会摸摸小Azalea的头，留下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

### 第一章 A storm in a teacup

事情的变故发生在Azalea四岁后的不久，从迷迷糊糊的午觉中转醒过来的时候，她听到门口有说话的声音。这声音低沉而洪亮，一点也不像她妈妈那细腻柔和的声线。小Azalea蹑手蹑脚的走向门口，她想要知道声音的来源。微微的打开一丝门缝，她看到了来者的相貌。那是一个穿着整洁，头发很短，嘴唇上方还长着毛的人，Azalea从书本中了解过，这种人是“男人”，而Azalea和Strelitzia是与之相对的“女人”。Azalea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很远，而除了自己和Strelitzia她很少——几乎没有看到过其它人，每年只会有一两个人造访这个家，之后母亲会跟着他们离开一会儿，而对于干了什么Strelitzi什么也不会说。总之，这还是第一次Azalea这么仔细的观察一个和她们不同的人。

“……你应该知道的，瑟夫林所有的孩子在年龄到了四岁的时候都该去城里上小学，这是阿兰斯特的权利，更是义务。”

那个男人高傲的这么说着，Azalea不喜欢这傲慢的语气和那个人说话时挺直腰板把手放在背后的站姿，以及他那过于花哨的衣服。但她更在意的是男人对面的Strelitzia。Strelitzia现在的反应和平常明显不同，她深深的埋着头，眼神迷离，双手握在一起并且不断地发抖，更重要的是，母亲一直挂在嘴边的笑容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紧紧抿在一起的双唇。

“我们会平等的给予每个孩子受教育的权利，哪怕……哪怕她是一个……不知道怎么没被处决的弱智和不知道哪里的人生下的孩子。”

Strelitzia的双手握得更紧了，Azalea不知道Strelitzia怎么了，她本能的担心起了自己的母亲。

“当然，前提是她不会在第一轮智力测试的时候不合格。”

说到这里，男人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Azalea忍不住了，她推开大门，冲出去抱住了Strelitzia的腿。Strelitzia的身体很明显的抖动了一下，她伸手把Azalea护到身侧，抬头盯着那个男人。Azalea感到自己母亲的手和腿都止不住的颤抖，但当她抬头的时候，母亲的眼中却多了些什么自己未曾见过的感情。

“啊，看来这孩子还挺健康的嘛，真希望她能够顺利的来学校上学。那么，回见。”

男人行了个礼，一个没有放低自己身位的，不带丝毫尊敬的礼，然后转身离去。

Strelitzia一直保持护住Azalea的姿势盯着男人，直到他消失在视野中。

Azalea疑惑的看向自己的母亲，但是没有主动说话。

过了一会儿，Strelitzia突然蹲下，抱住了自己的女儿。“妈妈？”Azalea有些惊慌，她感到Strelitzia全身都在剧烈的颤抖，她看不到Strelitzia的脸，只是感觉有什么温暖的液体滴到了自己的肩膀上。

数周后的九月初，高纬度地区逐渐转寒，清晨的温度并不算高，远离地热城市的郊区可以更明显的感受到秋天的到来。

Strelitzia再一次帮Azalea整理了一下她身着的外套，仔细确认后给自己戴上了兜帽和围巾。

“妈妈，我们这是要出门吗？”

她轻轻的点了点头，围巾和兜帽遮住了她的面部，Azalea看不见她母亲的表情。

慢慢的牵起Azalea的小手，Strelitzia带着女儿离开了家。她的女儿不时的回望，她从未离开过家这么远，远到会看不见那两间朴素的木屋。

瑟夫林的城市化进展的很顺利，绝大部分人口都住在市内，这使得连接相隔20公里的两座城市的电车，中途只会停靠一次。好在Strelitzia的木屋离中间站的距离并不是太远，即使带着小Azalea，不到一个小时也能走到。

当那只反射着朝阳光芒的灰色金属怪兽沿着轨道缓缓驶进站台的时候，Azalea吃惊的长大了嘴巴。她从书中了解过这种叫“电车”的交通工具为瑟夫林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也知道这是从汉诺进口的利用磁悬浮前进的技术，但她依然没能控制住自己第一次见到实物时自己那激动的心情。

阿兰斯特人并不嗜睡，即便是清晨，列车上也已经有不少人了。Azalea对于列车驶进城中所看到的一切都感到无比的新奇，高耸的金属尖塔，灰色石头的建筑，和各式各样的人以及他们手上拿着的各式各样的书本、杖或一些不知名的工具。Strelitzia只是静静的站在Azalea的背后。车上的人越来越多，Azalea又逐渐感受到了母亲的手在颤抖。她转过身抬头望向Strelitzia。阿兰斯特很少有人喜欢戴帽子，带着兜帽的Strelitzia在人群中显得有些另类。就算围巾挡住了Strelitzia的面部表情，Azalea依然能看到自己母亲紧闭的双眼和深深皱在一起的眉毛，Azalea突然明白了。但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Azalea看着满车厢的乘客，她不可能把这些人赶走，她能做的只有轻轻的抱住自己的母亲，就像曾经母亲这样轻轻的抱住她一样。Strelitzia把手搭在女儿的肩上，她极力的想抑制自己的颤抖，她不想在女儿面前暴露自己的恐惧，但是她做不到。她早就明白自己没法面对他人，反而是自己需要这个小小的身体给予的安慰。

瑟夫林郡的公立小学共有两个，分别设置外东西两边的对称位置。两个小学师资水平基本一致，既没有什么对抗意识，也不存在过多的合作。对生活在瑟夫林郡的居民而言，选择小学的标准只是距离的问题。

诺尔斯小学位于城镇东方，并不是多么奢华的栅栏门口排着近一百个四岁的小孩子，每个人旁边都站着他们的监护人。在智力作为人权的唯一指标的阿兰斯特，第一次智力检测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也极为重要。在这基本上一张白纸的年龄，阿兰斯特人认为他们的第一次测试得到的结果就是“天赋”，哪怕天赋并不是决定人生的唯一因素，其作用也不可忽视。对监护人而言，这次结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自己对孩子的前程规划，所以结果自然是越高越好。为了避免家长们的攀比和对孩子的伤害，原则上侦测的结果并不会公开，只会告知监护人和孩子本人。但是唯独有一种情况例外：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如果侦测思想的结果低于4，那么这个孩子会马上被拘留；一天后的第二次侦测中如果结果仍然不变，那么这个孩子将被处决。这对阿兰斯特人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一个没有基本智力的人，让他活在世上也只会增加他的痛苦，那么不如在这个年纪就结束他的人生。而且在阿兰斯特的优秀医疗保障下，会出现“智力缺陷”的孩子极少，在百年内有限的案例中，没有任何一位监护人对执行处决提出了质疑。

Strelitzia带着Azalea排到了队伍的末尾。前面的小孩子们显得有些兴奋，有些已经三三两两聚在了一起。孩子们的家长相视而笑，他们并不介意孩子们多交几个朋友。Azalea从来没有见过同龄人，何况是这么多。她本能的想要去参与不远处的讨论，但是她下定决心要陪伴在把围巾提到脸部的母亲身边。这是一幅很奇妙的光景，在场没有人知道在九十队带着小孩的家长里，有一队是小孩去握住了母亲的手，除了Strelitzia自己。

队伍渐渐开始骚动，有数名老师过来，把队伍分成了三队，分别带到了操场。最检查的内容实际非常简单，每一队旁边有一名老师利用符文发动“侦测思想”的奥术，全员依次快速通过，而老师则将结果记录下来。然后按照顺序让每对家长和孩子进入教室领取结果并分班，然后给小孩出一张临时身份证，这样就算结束了。侦测的时间不会超过十分钟，之后的谈话过程通常不会超过五分钟，偶尔出现结果异常的时候重新侦测只会再用上五分钟。临时身份证会一直用到那个人参加第二次检测——也就是17岁的法术考试，然后以正式身份证取代。

Strelitzia拍了拍女儿的背，示意她一个人去队伍末尾排好。Azalea有点不放心的回望，但是还是去队尾排好了。

“好的，同学们在通过侦测符文的时候想一下这个问题：有两个反射平板相互靠近，有一个灵动法球在两个板间反射，法球和平板的速度都不变，怎么算出法球运动的路程呢？有没有听清的同学吗？”

侦测思想的过程很快，一轮过去之后孩子们又回到了家长身边，到三个教室前面重新排好了队。

队伍缓慢的向前移动，稍微观察一下就可以从出来的家长表情中看出测试的结果，不过孩子们并不会太在意，他们拿着铝制的临时身份证玩来玩去，直到被心情不好的家长呵止。

三个小时后，Strelitzia母女排到了教室门口，并在一队心情不错的母女出来之后进入了第二间教室。负责侦测的教师就坐在讲桌旁，背后的官员有打着哈欠，想要赶紧记录完离开。

“家长身份证出示一下。”戴着半黑框眼镜的老师如是说。

Strelitzia小心翼翼的递过去一张铝制的卡片。Azalea感觉自己的手被握的很紧。

“怎么是临时身份证，正式身份证出示一下。”老师觉得来人可能是拿错了，把临时身份证递了回去。

“……没有。”Strelitzia小心翼翼的挤出两个字，声音勉强能让老师在安静的教室中听到。

“没有？是没带么？”老师推了推眼镜，狐疑的看着这个戴着兜帽围着围巾的人，思索着有关拐卖的可能性。

“……真没有，用这个就行。” Strelitzia抬起左手，颤抖着指了指还在老师手中的临时身份证。

“特殊人口么。史密斯，过来查一下。”老师转过半个身子，对着背后一脸不耐烦的官员说道。

“是是……都最后一个了还整出这些破事。”被称为史密斯的男子很不情愿的拿走了身份证，翻找着文件夹内有关特殊人口的资料。

“0403……找到了，Strelitzia·Mach，的确是特殊人口。未颁发正式身份证的原因是……智力检测不到10？但是因为在机关术上有优异表现送入古德里安学院学习？还有这样的啊？”史密斯扬了扬眉毛，这个案例驱散了他不少的困意。

“智力低下？……算了，这与孩子无关。”老师皱了皱眉。

“您的孩子的智力侦测结果有点异常，我们需要重测一次。”老师把身子转了回来，面对Strelitzia说道。“小朋友，到那边站好，就哪个画有红色十字的地方。”

Azalea望向了自己的母亲，Strelitzia的手握的很紧，但还是慢慢的松开了手，对女儿点了点头。

Azalea到老师面前站好了，眼神在老师和母亲之间游离。Strelitzia双手握拳放在胸前，兜帽挡住了眼镜。

“小朋友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有一个人第一天骑着幻影驹上山，第二天他原路步行下山，中途不折返，如何证明他必定在两天的某个相同的时刻经过了相同的地点？听懂了吗？听懂了我们就开始了。”老师拿出一块铜币，手臂挥舞起了施法动作。

数秒之后，老师放下了发热的铜币，脸上写满了震惊。

“怎么了？”史密斯还在翻阅着各类特殊人口资料，他对手里的资料产生了不小的兴趣。

“思想侦测结果……智力13，和之前用符文测的结果一致。”老师的面部表情有点僵硬。

“13？！什么鬼？你是说现在这小东西的智力就和我爸一样了？”史密斯的的动作停住了，他难以置信的看着前面站着的，身高不及他一般的小女孩。

“闪开，让我试试。”史密斯推开了老师，拿起符文并自己掏出了一枚铜币。

“额，小朋友想一下，是先有龙还是先有蛋？”

数秒钟后，他表情复杂的盯着自己手中的符文。

“看起来结果是没错了。”老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把符文拿了回来。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老师尽量自然的露出一个笑容，打算先走完剩下的流程。

“Azalea。”

“姓什么呢？”

“Mach。”

“Mach……是母亲的姓呢。”老师的表情不为人知的一沉。

“额，小朋友，要不要趁这个机会改成你父亲的姓？”旁边的史密斯一脸堆笑的询问，老师皱着眉头看着他的搭档。

“不要理那个笨蛋，Mach就行。Azalea·Mach，很好的名字。”老师前进一步挡住史密斯，抢过话题。

“老师，我的测试结果怎么样？好吗？”Azalea很纯真的看着老师，她不知道智力13是什么水平。

“是啊，很好。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直接跳级进入初中。”

“诶，是吗！妈妈，他们说我的测试结果很好诶！”Azalea很高兴的看向自己的母亲。她想要一个夸奖，或者是今天母亲的第一个笑容。

然后她再也没能忘记，当围巾从脸上滑下时，母亲的表情。嘴唇紧闭，嘴角咧向一边，眼眶湿润。她从未见过母亲这么勉强的苦笑，就算是最喜欢母亲笑容的她，也只能愣愣的看着母亲再次把围巾拉上，并再次慢慢的低下头。

最终Azalea没有接受跳级进入初中的方案。老师对此表示理解，毕竟很多东西还是一步一步学踏实的好。倒是史密斯在一旁唏嘘不已，最后被老师用手肘顶了一下。

回去的路上母女两人一言不发，Azalea还是牵着自己母亲的手，她感觉母亲的手抖的不像来时那么厉害了，但她却不敢在现在向母亲提出自己的疑问，她只能看着自己手上新拿到的铝制卡片，抚摸着上面压印的名字：Azalea·Mach。

令人窒息的沉默就这么伴随着母女俩一路回到了郊外的木屋、褪去了外出用的兜帽和外套、吃过了Strelitzia提前准备的午餐。小Azalea不知道该干什么，于是翻看起了学校分发的课本；Strelitzia望着窗外，若有所思。

直到黄昏时分，Strelitzia站起身子，呼唤起自己女儿的名字：“Lea，过来。”

Azalea迅速的放下了无聊的一年级课本，快步跑到了母亲的身边。

Strelitzia摸了摸女儿的头，带着她开锁进到了隔壁的大木屋。

“注意看。”Strelitzia左手拿起一个发光二极管和一些别的线路元件，右手放在了一块轻盈的铝制箭头状饰品上。

随着施法姿势的调整和魔力的流动，放光二极管和线路逐渐汇集到了右手，并且渐渐的像沉没一般融入了箭头。

几分钟后，当最后一枚元件融入箭头之后，Strelitzia的动作停了下来，她把这个与刚才看不出一点差别的箭头递给了Azalea。

小Azalea拿着这块小小的箭头翻来覆去的观察，但是没有发现一点异样，她看不出这个箭头比刚才到底多了什么。

Strelitzia重新接过箭头，指尖流过一丝魔力，然后她将箭头用力的扔向了大门——本该是扔向大门的，不过她在扔的时候又是一个踉跄，箭头朝着另一个方向砸到了一张空桌子上。

在箭头砸到桌子的那刻，接触的哪一点迸发出明亮的光线，就像在那一点上有一个明亮的火炬。

Azalea并没有注意到母亲最后的失误，她睁大了眼镜跑过去看桌子上发光的点和弹到旁边的箭头。桌子仍然是正常的木桌，发光的位置抚摸上去也只能感受到木头的纹路，箭头更是和之前别无二致。

“这是机关术，我刚刚把一个光亮术（Light）封存在了这块箭头里面，想学吗？” Strelitzia重新站稳脚跟，走到女儿面前，装作刚刚的失态没发生过。

“想！”Azalea不加思考的回答。

“这和学校的课程完全不一样，会很累的哦？”

“没关系！”Azalea的意志很坚定，她坚信既然是母亲提出来的，就一定不是坏事。

“好孩子。”Strelitzia抚摸着女儿的头，Azalea看着母亲露出今天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笑容。

“那以后在这个工作室里，我就不是妈妈了，你要叫我老师，明白吗。”

“那老师！这个箭头可以给我吗！”小Azalea的眼中闪耀着光芒。

“额……这个……这个箭头是客户订的……所以……” Strelitzia说话有些支支吾吾的。她看到女儿眼中的光芒似乎渐渐地暗淡了下去。

“但是！但是……但是我可以教你啊！用不了多久你就可以自己做了！” Strelitzia赶忙编出一个理由来安慰自己的女儿，所谓的傻妈妈大概就是这样的。

“真的吗？”Azalea的眼睛睁的大大的，里面仿佛闪耀着小星星。

“当……当然！你可是我最好的学生！” Strelitzia侧过身去，她有点承受不住女儿如此期待的视线。

“好耶！”小Azalea高兴地跳了起来，把箭头举得高高的。

“那么课程就从明天开始，和学校课程同步进行，明白了吗？”

“明白了！”

“那现在先去收拾下厨房，我们准备吃晚饭了。”

“是！”

Azalea一路小跑着离开了工作室，回到了正常生活的小木屋。

Strelitzia微笑着目送自己女儿出门，抽了一张椅子缓缓坐了下来。

光亮术的效果渐渐消失，太阳西沉，工作室重新变得昏暗。

Strelitzia顺着项链掏出一个小小的挂坠。这是一个形似一大一小两个三角形首尾相连而成的饰品，过去有人用机关术在里面储存了造风术（Gust of Wind）。最后一缕阳光透过玻璃落在挂坠会白的表面上，让人能看清挂坠背面小心刻下的“M to S”。

“Max，这样就好了吧。” Strelitzia轻轻握住了这块小小的挂坠。

“Azalea和我不一样，Lea是真正的天才。如果能好好教导她的话，她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机关术士……可能是前无古人的机关术士。” Strelitzia看着窗外，望向瑟夫林郡的方向。

“啊……真希望能让你早点看到她啊。”自言自语的Strelitzia嘴角慢慢的露出了微笑。

“是啊，为了我们的女儿，我也得加把劲了。” Strelitzia站起身子，重新收好项链，将椅子放了回去。

现在还没有人知道，Strelitzia离开工作室时那轻微的咳声意味着什么。

“书都带上了吗？”

“带好了。”

“知道路线吗？”

“知道，到瑟夫林郡东郊区站，乘8站到诺尔斯路站，下来右转直走。”

“到学校该怎么办？”

“好好学习，和同学和老师处好关系。”

“还记得拿给你的奇物怎么用吗？”

“记得。小挂坠里面是粉碎音波（Shatter），有危险就发动这个通知周围的大人。钢笔里面是造风术（Gust of Wind），可以把强行靠近的人吹飞。”

“嗯……没错……还有没有什么……安全起见是不是该把造风术的功率提升到两百英里……一百可能吹不动幻影驹……” Strelitzia还在焦躁的左看右看。

“妈妈你担心的太多啦。”小Azalea一脸无奈。

“有备无患，外面的人很险恶的。” Strelitzia还在左顾右盼。

“妈妈我走啦，等我回来就找你学机关术了哦。”Azalea趁着母亲不注意，已经走出了家门。

“等等，等我再做个人类定身术（Hold Person）！” Strelitzia反应过来，但是家门已经轻轻的关上了。

“啊，走了。算了，她肯定不会有问题的。” Strelitzia收回自己伸出去的手，一个人回到了卧室。“明明没过多久，怎么感觉她长大了这么多呢。”

“lea，妈妈也会加油的。” 在书桌抽屉里翻找了一会过后，Strelitzia也到门口换上了外出的衣物，再戴上兜帽和围巾，推门离开了木屋。

错开早高峰，Strelitzia乘着电车一路向东，经过了女儿所在的诺尔斯，来到了瑟夫林郡的中心。瑟夫林的市中心有三类建筑：一是靠北的领政府、市政府和最高法院，代表了瑟夫林的最高执政和立法权力；二是南边隔着一条街相对的莫德凯撒和维尔纳两座大学，这里聚集着瑟夫林最为精锐的学者和他们的后备军；三则是瑟夫林领主，露西安娜家和古德里安家的宅邸。

Strelitzia在这里下了车，待政府官员和大学的研究者们散去，空空的车站就只剩下了她一个人，然后她从兜里取出了一只黑色的笔。这是一只做工很精细的笔，黑色笔身被谨慎的抛光，手感润滑；边缘仔细的镶上了金边，圆润而奢华；笔杆正中绘制着复杂的纹路——巨龙的尸体上长着结着书本的大树——这是古德里安家的家纹。

再次确认周围无人之后，Strelitzia发动了封存在黑笔里的风讯术（Whispering Wind）。

“……是我，Strelitzia·Mach。”简短的语句被微风裹挟着，前往了黑笔指定的目的地。

没过多久，另一道微风带着讯息回到了Strelitzia身边。

“到宅邸来吧，已经吩咐佣人把门打开了。”空气中低沉而平稳的男声如此诉说着。

Strelitzia收起了黑笔，向着西方迈开了脚步。

如男声所言，古德里安家厚重的大门是敞开的，数名佣人和一名老迈的管家伫立在门侧。

“我来为您带路。”管家非常老道，没有与客人有任何眼神接触，在确认来者之后迅速而平稳的转身向建筑走去，并指示男佣将大门关上，所有行动都符合礼仪。

院子里的园艺非常精致，然而带着兜帽和围巾的Strelitzia并没有那个心力去品味，她紧跟着老管家快步进入了家宅。

“请将外套和围巾交给我。”进入房门，管家转身微微鞠躬，同时伸出了一只带着白手套的手。

Strelitzia紧紧的握住了衣物，艰难的准备将兜帽放下。

“不必了，直接带她到我的书房来。”从二楼的楼梯上传来了声音，这个声音和之前微风中的男声一致。

“是。”管家将伸出的手放回，重新站直了。“这边请。”

螺旋上升的楼梯和长长的走廊最终将Strelitzia带到了一间房门之前，管家先Strelitzia一步打开了房门。

两侧的书架上密密麻麻排列着厚重的史书和法术书，花纹华美细密的羊毛地毯的尽头是一张红木的桌子，层层堆叠的文件背后坐着一名有些苍老的男人。虽然头发已经花白，但是男人依然目光如炬，有着强烈的压迫感。

“出去吧，没我的允许不准让其他人进来。”

“是。”老管家鞠了一躬，将门稳稳地关上。

房间里只剩下男人和Strelitzia，沉默笼罩着略显宽阔的书房。

“很高兴见到你，距离上次见面已经有……五年了吧。”男人先一步打破了沉默，他站起身来走到了书桌前面。

“……”Strelitzia依然沉默，把衣物抓的更紧了。

“我是真的很高兴，你会给我发风讯，说明你已经接受了我的提案。”男人从书桌上捡起了一只抽了一半的雪茄。“不介意吧？”

“……”

“别那么紧张，放松。我们已经是合作伙伴了。”男人的口中吐出了一团烟雾。

“我很好奇是什么让你最终接受这个提案的呢，当初你可是坚决不参加这个计划的。”

“……你不需要知道，我是来谈报酬的。” Strelitzia终于抬起了头，死死盯着面前的男人。

“哦，报酬，当然没问题，你可是这个项目必不可缺的重要人物。”男人的动作很夸张，并且逐渐的靠近Strelitzia。

“是要工资吗？还是要什么特殊的材料？如果是要一个正式的身份那就难办了，这是违反阿兰斯特法律的，就算是我也做不到。”男人耸耸肩，露出了很无辜的表情。

他很聪明——Strelitzia想。

史蒂芬孙·文提莱特·古德里安，这个人很清楚我的对人恐惧，他故意延长话题，步步紧逼，把我渐渐逼入绝路。从我主动来找他这一刻开始我就是劣势，不能等他多说话，提出自己的要求，然后马上离开。

“钱，和机关术的材料。” Strelitzia简短回复，然后拿出一个信封。

“啊，钱好办，这是有法律保障的正式劳动，工资是不会拖欠的。材料的话，让我看看。”史蒂芬孙拆开了信封，一目十行的阅读着。

“……”

“嗯，大部分都是些常见的材料，少数的稀有材料也都在正常的报酬范围内。”

“那……”

“当然没问题！只要你答应工作，这些材料一个月……不，一周时间就能全部送到你的家中。”

“我答应。”

“Excellent！那么就在这份协议书上签字吧。这份文件我已经保存了5年了，我知道总有一天它会派上用场的。”史蒂芬孙指向桌面，很明显，从接到风讯起他就做好了准备。

Strelitzia迅速的签好了字，收好了属于自己的那份契约书。

“太棒了！从现在开始你就是科克怪物工作室的一员了！我由衷的欢迎你的到来。”

“……我只会提供设计图和部件，我不会去你的工作室工作的。”

“是这样吗？哎呀我都忘了。”史蒂芬孙若无其事的吐露着谎言。

“不过欢迎是真心的，愿我们合作愉快。”史蒂芬孙后撤半步行了个礼。“不过……这些材料……”

“我们已经谈好了，没什么不过。”Strelitzia转身走向门口。

“当然没问题，说好了的。只是有些材料……并不像是离群的机关术士会用到的啊。更像是……对，**老师教学会用到的材料**。”就在Strelitzia握住门把手打开房门的那一刻，她的身体非常剧烈的抖动了一下。糟了——这是她当时唯一的想法。

“啊，抱歉，刺探别人的材料使用去向好像过于侵犯隐私了。材料的去向并不包含在合同内，您在机关术上是我不能比拟的天才，材料的使用方式可不是我能想到的。”后面传来了放下信纸的哗啦声，史蒂芬孙似乎刚才正在读信，并没有看向Strelitzia这边。

Strelitzia头也不回的离开了书房，她很想直接逃走，但是不行。Strelitzia咬着牙，放慢自己的脚步，哪怕她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

“来个人送她出去。”后面传来了这样的声音。

老管家重新出现在了Strelitzia面前，略施一礼之后带领Strelitzia离开了宅邸。

Strelitzia死死的捂着围巾，直到过了几个拐角，确信从古德里安宅邸看不到了的时候。

她一霎间像垮掉似的，靠着墙跪了下来，她大口的喘着粗气，被兜帽遮挡的额头早已被汗水淹没，一直在眼眶里积攒的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良久之后，她才重新站了起来，确认自己怀中揣好的文件后，摇摇晃晃的走向车站。

时间稍稍倒退几分钟。

古德里安家的书房，史蒂芬孙透过书房的玻璃窗观察着屋外。一个带着兜帽裹着围巾的身影走出了大门，匆匆的走过几个拐角消失在了视线之中。

史蒂芬孙原本带着浅笑的表情逐渐扭曲，嘴角不断的上扬，直到在空无一人的书房爆发出瘆人的狂笑。

“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笑声甚至透过了隔音效果良好的房门，老管家有些惊慌失措的叩动着房门。“主……主人？”

“没你的事，回去。”史蒂芬孙的狂笑停下了，他清了清嗓子，把门外的管家赶走。

“是。”虽然依然放不下心，老管家还是只能听从主人的命令，离开了书房门口。

史蒂芬孙的嘴角依然上扬的夸张，但总归没有再笑出声来。

五年……不，从最开始计算，可能已经二十多年了。

史蒂芬孙开始漫长的回忆。

从自己发现那只破拖鞋的奇妙效应开始研究算起，到现在已经足足有二十三年的时间了。

十多年前，他费尽所有心力，造出了第一架科克怪物。但是这个作品毫无疑问的是失败的，自己怎么也无法忘记，在那次摇摇晃晃的试航时从头顶略过的兰西卡一号的影子。

他将研究转入地下，卧薪尝胆，想让那些嘲笑自己的人统统付出代价。

但是研究并不顺利，解决了一个问题，又冒出来十个问题。史蒂芬孙只能看着原来画在设计图上的几个红圈渐渐被满页的批注所取代，他仿佛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

他没有放弃，也不能放弃，但这并不能阻碍自己研究的地下室渐渐被绝望所填满。

直到……对，七年前，自己的儿子入学的那年。

当时有一例特殊事项，一个……一只猴子，嗯对，那个智力检测的结果只能说是猴子，却在机关术上有诡异的天赋。

大概是已经走投无路饥不择食了吧，他批给了那只猴子特殊人口的文件，条件是进入莫德凯撒大学进行机关术的学习。他当时并没有期望这只猴子能为自己带来什么。

没想到，这却给停滞不前的研究带来了希望。

光是这只猴子在第一年提出的四篇论文，就解决了近十个科克怪物研究的瓶颈。如果它能参与科克怪物的研发的话，研究的成功指日可待。

他吃惊，嫉妒，愤恨，最后喜悦。他想要让这只猴子给自己做更大的贡献。

但没想到这只猴子竟然毫不领情，更没想到自己的儿子竟然想要和这只猴子结为夫妻。

可笑，哪有人会和猴子结为连理的事发生，更何况这是在自己的、高尚的、引领时代发展的古德里安学派。

自己心急如焚，但不管怎么呵斥自己的儿子，他总在这件事上无比坚定。

但是自己运气很好，硬要说的话，简直是“神助”——哪怕阿兰斯特早就没有了神明。

那只猴子竟然主动要求离开学校，知道这件事的时候他也是现在这副表情。

他知道那只猴子对人有着极大的畏惧心理，嗯，这是应该的，它肯定会本能的恐惧比它高级的生物。但这会让它没法在正常的场合正常的工作，它只能动用自己那诡异的技能去帮人做魔杖符文什么的。但是话又说回来了，谁会信得过一个智力低下的猴子做出来的机关造物呢？

他喜出望外，在那只猴子临走前交给了它定向联系自己的风讯，然后要做的就是等待了，等它慢慢的只撑不住，抓住最后的救命稻草的时候。

等待的时间相比于自己一个人苦苦研究的时光并不算长，他只需要耐心，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自己的儿子在这期间完全没有和那只猴子有过任何的联系，这很好，他似乎明白了自己之前所做的事有多么愚蠢。

继续等待，就像在凛冬冰封的湖面上垂钓的人，只要鱼儿耗尽了储备的能力，它自然会咬钩。

等待，耐心。

等待。

等待。

等待。

终于，猎物上钩了。

在接到风讯的那一刻，他已经确信了自己的胜利。但是先不要急，慢慢的收绳，把猎物牢牢地抓住。

已经等了五年了，不差这一会。

它畏惧人类，那就不断地逼近，不断地压制它的思维，把它逼上绝路。

果然猴子终究是猴子，很轻易的就搞定了。

合作？别开玩笑了，它只是一个垫脚石。

就算它拿到了特殊人口的身份，阿兰斯特的政府也绝不会让一个智力低下的下等种族的名字出现在自己的历史里的。最后科克怪物的设计者的名字栏里，只会有我史蒂芬孙·文提莱特·古德里安一个人的名字。

哦，我可不会像兰西卡那个傻子一样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这架机体，这只会显得自己是一个渴望名声的蠢货。

嗯……名字……对了，那只猴子叫什么名字来着。契约书上签的是……Strelitzia·Mach。就这个了，祖先在巨龙瑟夫林的尸体上建立了城市，我也将在猴子的尸骸上构架伟业，这架机体的名字就叫做Strelitzia！

想到这里，史蒂芬孙原本有些收敛的表情又逐渐变得张狂。

“不过，教学么……”史蒂芬孙自言自语。

“猴子竟然还会有学生么，但是它的学生可没法学到它那种变异的天赋了。”

“万一真的继承了它的天赋，再让它为我所用也不迟。”史蒂芬孙把材料单放到桌上，再想下去又要笑出声来了。

“啊，学派的学术会议已经迟到了啊。”

史蒂芬孙对着镜子整理着自己的仪表，努力的把扭曲的表情压制下来。然后他到门口穿上外套，慢条斯理的向莫德凯撒大学走去。

“虽说猴子说的话应该不会有人相信，不过也该想想项目完成后的处理手段了。嗯……还有那个假设存在的学生，如果不能为我所用，也不能让汉诺那边拿去了。”

最后他还是幻想着这些和学术会议完全无关的事，心不在焉的度过大半天的时间。

小学五年可能是Azalea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了。

入学测试时的老师名叫卢梭，可惜的是他并不是Azalea班的班主任，但他同时担任着三个班的通用语老师。他对Azalea很亲切，Azalea也很喜欢这个笑容和蔼的老师。

开学后不久Strelitzia就向Azalea坦白了自己的工作：自己是接受他人的委托制造符文或者奇物的机关术工匠。但是自己偷偷的在研究关于能够飞上天空的机关术造物。“不能告诉别人哦。” Strelitzia如此在星星眼的Azalea的耳边轻语。

校园欺凌……当然是不存在的，由于Azalea在课业上出色的表现，她是年级上所有同学的偶像，她和所有人，甚至包括其它班的同学，的关系都很好。甚至连她教数学的班主任都整天嚷嚷着要好好培育这个天才，这让Azalea有些困扰。

以及……不得不说，Azalea真的成长的很快，不论是外在还是内在。即便是身高普遍不高的阿兰斯特，像Azalea这样高出同龄人一个头的也有些奇怪；而且可能是因为和很多人打交道的关系，Azalea似乎有些早熟，经常说着她这个年龄段不该有的俏皮话。不过迟钝的Strelitzia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女儿的这些变化。

放学回家后Strelitzia总会在工作室等着Azalea。机关术，这对Azalea而言是一扇新世界的大门。Azalea每天都在母亲的教导下学习这个世界相互作用的规律，以及干涉它们的方法，每天结课时母亲满意的笑容是Azalea一天努力最好的报酬。到第五学年时，Azalea已经完全掌握了一环的机关术，甚至假以时日就能完成二环机关术的学习。Strelitzia对此非常满意，Azalea也很乐意看到母亲的笑容，所以她也愈发的努力。

这一切都是如此的美好。

美好的让她后悔。

### 第二章 I know nothing except the fact of my ignorance

转变到来的非常突然。

原本是周末的一节正常的自然科学教学，但是Strelitzia的脸色并不是很好。在上课的途中，Strelitzia突然剧烈的咳嗽了起来。这和她平时偶尔的轻咳完全不同。Azalea有些慌张的想上去帮助母亲，于是她看到了母亲捂住嘴的手掌上那滴滴的鲜血。

虽然Strelitzia让Azalea不用担心，Azalea还是执意要求自己的母亲马上休息，然后找个时间去找医生做检查。拗不过女儿的Strelitzia只得乖乖的回到床上躺好，并答应第二天Azalea上学的时候去做检查。

次日上学回来的Azalea依然在工作室找到了自己的母亲。Strelitzia告诉Azalea医生说她并无大碍，休息一下就好。Azalea将信将疑地打量着Strelitzia，不过Strelitzia似乎的确比昨天好多了，她只好先按照母亲要求的把昨天落下的课程补上。

谎言露馅的很快，没过几天Strelitzia又开始剧烈的咳嗽，这次Azalea可不会相信母亲会自己去找圣光教会的话了。

她趁着母亲睡觉的时候偷偷的拿走了母亲的身份证。

第二天，在上学后不久Azalea就以身体不舒服为理由请假了，这是她上学以来第一次请假。

圣光教会——或者说医院在瑟夫林郡分布的并不少，虽然名义上这些教会都是戈尔韦名下的，不过实际上大部分教会都是由当地政府建造并实质经营的，仅有少部分教会是真正由戈尔韦建造的。这并不是说大部分的教会水平不够或者戈尔韦监管不力，实际上这个情况是圣三一府在各地实行的战略：让各地政府利用教会的名字来确保公众的信任，同时也让教会的名字更加深入人心，以便推广圣师的福音。各地政府很乐意接受这个双赢的提议，所以只要是官方承认的医疗机构都可以自称是圣光教会。

Azalea前往的诺尔斯区教会就是由瑟夫林政府建立的“假”教会，即便不是真正由戈尔韦建立的，这个教会也修的像模像样的。在漫布玻璃幕墙的瑟夫林，用白漆粉刷外墙的教会建筑显得弥足珍贵。建筑头顶放置着圣光教会的标志，形状是两个连在一起的椭圆还伸出了一截线头，据说这是圣师留下来的符号，不过中个意思大部分阿兰斯特人都不明白，现在这个黑白的标志已经彻底成了医疗机构的代名词。

走进教会的大门，里面显得有些空旷。阿兰斯特人并不常生病，生病了也很少会进行长期治疗，宽广的大厅大概是当年圣师和圣徒为了应对长长的候诊队伍所设计的，这份遗产现在看来似乎有些多余，圣光教会还是将其保留了下来作为对先圣的致敬。

虽然没有什么病人，但是守在前台的护士并没有疏忽自己的职守，看到大门被拉开的她已经做好了接待来客的准备。不过来客是个孤身一人的小姑娘这点还是让她有些许吃惊的。

“您好，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良好的职业素养使护士并没有表现出自己的心情，柔和的表情是让紧张的病人放松下来的必要手段。

“是……是这样的，我妈妈最近咳嗽的很厉害，都咳出血了。但是她不想来教会，所以我想来问问医生的看法。”Azalea尽量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情况。

“并不是很罕见的症状呢，我们这边建议还是让你妈妈过来做个检查。如果她不能过来的话我们也可以派一个医生过去检查。你现在有带表明你母亲身份的证件吗？”不愿来医院就诊的患者并不是多么少见的情况，对此医院有一套完善的对应措施，家属只要携带了能证明患者身份的证件，院方就可以登记并外派医师就诊。

“嗯，我带了妈妈的身份证过来。”Azalea放下了自己的书包翻找了一会。

“那很好，请让我看看。”护士有点被眼前小姑娘的充足准备吓到，但这也没表现出来。

“这里。”Azalea掏出一张铝制的小卡片。

“好的。……嗯……临时身份证是不行的哦，登记是需要正式身份证的。”护士结果小卡片扫了一眼又递了回去，毕竟还只是个孩子，拿错了也很正常。

“但是我妈妈就用的是这个临时身份证啊，老师说她是那个……特殊人口。”Azalea抬头看着护士。

“特殊人口……”就算是有长期的接待经验，听到这个词，护士脸上的微笑还是不禁凝固了，递出身份证的手悬在了空中。

“护士姐姐？”Azalea以天真的眼神看着她前面的人。

“嗯……这个……”经验丰富的护士有些慌乱，她飞速的思考着该如何给眼前的小姑娘解释这个问题。一滴冷汗从她的侧脸滑下。

就在这时。

“Azalea。”低沉的男声从门口传来。

听到熟悉声音的Azalea身体一震，迅速转过身去，看着门口的来人。

“卢梭老师？您为什么会在这里？”Azalea略有些惊慌，按理来说她应该已经回家休息了。不过病人出现在教会也不是什么怪事，马上编个借口的话……

“看着你请了个假然后一脸有事要做的表情我就觉得不对劲，从你出校门开始我就在跟着了。”卢梭老师皱着眉毛，推了推眼镜。

“这个是……”Azalea这下是真的慌了，她有点不敢直视老师的眼睛。

“算了，你先去那边坐着，让我和护士聊聊。”老师指了指放在大厅的沙发。

“是……”Azalea低着头，踏着沉重的脚步去沙发上乖乖坐好了，她看着不远处护士和眉头紧锁的老师交流着什么。

然后老师好像拿出了什么东西，护士又好像怎么操作了一下前台的联络装置。从Azalea这里听不到两人的对话，她只能焦急的等待。

过了一会，又有一个护士从后台出来，拿出了几个盒子放在前台上。老师又和护士说了什么。然后就提着打包好的盒子向Azalea走来。

Azalea赶忙低下头，手脚微微有些发抖。

“拿好，黄色的药让你妈妈每天吃一颗，绿色的每天三颗。”

“诶？”Azalea抬起头。

“还有你妈妈的身份证，收好，别搞丢了。”老师把药盒放在桌子上，递出Strelitzia的身份证。

“好……好的。”Azalea连忙把身份证收进书包。

“以后有什么事找老师商量，别自作主张，下不为例，听到了吗。”老师还是死死的皱着眉头。

“是！”Azalea猛地站起来，大声的答应。

“很好。走吧，你妈妈会没事的。”老师拍了拍Azalea的肩膀，眼睛看向门外。

“老师，那个……”

“还有什么事？”

“这个药的钱我能明天再给你吗？”很明显Azalea身上是没有带够钱的，她只是想过来预约一个外派就诊。

“钱不用给了。五年级的优秀学生是会有奖学金的，我会直接从那里面拿的。”卢梭老师推了推眼镜。“赶快把药给你妈妈带回去吧。”

“谢谢老师！”Azalea开心的笑了，她提着打包好的药盒小跑着离开了教会，在出门前还不忘回头补一句“老师再见“。

学生离开了，老师看着重新掩上的大门，和护士交换了眼神，也默默离开了教会。

Strelitzia答应会乖乖吃药，但她还是吧Azalea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虽然最后看着自己女儿眼泪汪汪的样子实在是不忍心，Strelitzia还是决定不赞同女儿偷身份证去教会的行为。

不过事情很快也就过去了，看着妈妈的确不咳嗽了之后，Azalea也放下了心。

她重新回到了学校、家、工作室三点一线的生活中。

但是这次的正常生活并没有持续多久。

半年后，Strelitzia又突然开始剧烈的咳嗽，并且这次还伴随着持续的高烧。

“老师，我妈妈她又……！”Azalea手忙脚乱的向卢梭老师解释着Strelitzia的情况。

“是吗……”老师摘下眼镜，用手扶着额头。

“药一直在吃的啊，老师我们再去一次教会吧！”Azalea焦急的提出建议。

“Azalea，你先等等。你知道你母亲得的什么病吗。”卢梭老师放下手，看向Azalea。

“不知道……当时你们没说过。”Azalea愣了一下。

“肺部魔力结核，或者常说的肺痨。这病在阿兰斯特并不算多么少见，没有传染性，但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后天的，多数是长期使用法术过度劳累导致的，这种只要好好吃药好好休息就能治好。还有一种是先天的魔力循环异常，会在肺部聚集过量魔力导致结核，这种就必须要有卷宗学者进行治疗。”

“那……那我们就应该赶快去教会请卷宗学者就诊啊！”Azalea更着急了。

“是啊……哪怕是赌运气也该去一趟。”老师重新戴好了眼镜。“我去找主任请个假。”

一会儿过后，他们匆忙离开了学校。

“对不起，我们现在暂不接收特殊人口的病人。” 诺尔斯区教会今天的前台并不是之前那位护士，他把临时身份证重新递回给老师。

“为什么？！”站在旁边的Azalea急切的询问。

男护士用手指指了墙上挂着的框。框里装着一张临时的发布条例，上面写着“从本暂行条例公布起，各教会不得私自治疗特殊人口。监管部门近期会派遣人员严查私自治疗特殊人口的情况。本暂行条例施行至ATL702年4月31日。“

“规定如此。”男护士耸耸肩。

“谢谢告知，打扰了。”卢梭老师接过身份证，拉着Azalea离开了教会。

“我不能接受！”Azalea大吼。街上不少行人侧目瞥了一眼这个小姑娘。

“Azalea……”老师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要去找找！维尔戈建的圣光教会不是瑟夫林政府管辖的，还有那些小诊所，总会有不被临时条例约束的地方的！”Azalea转身向车站跑去。

“Azalea！”老师呼唤着她，但是她并没停下脚步。

晚上九点，Azalea才回到了家中。

“lea，你到哪去了，回来的真晚啊。”或许是察觉到了什么，或许是因为高烧而脱力，在门口等待的Strelitzia并没有训斥Azalea，语气很轻柔。

“……”Azalea什么也没说，她直接扑到了Strelitzia的怀里。

维尔戈的圣光教会也挂着同样的条例，它们没理由在这方面过于强硬。而连教会都算不上的小诊所也不可能有能治愈乙型肺部魔力结核的卷宗学者。

Azalea真的过于聪明了，她心里早就明白了，但是她不想相信，她希望自己是错的，她希望有例外的存在。

这是第二次，她的才智给她带来痛苦。

“乖，没事的。” Strelitzia轻拥着啜泣的Azalea，一如曾经的样子。“不会有事的。”

数日之后，Strelitzia的病情再度恶化，她连从床上起来都很艰难了。

Azalea刚开始经常性的旷课到瑟夫林郡的各处甚至是隔壁城市寻找自由从业的卷宗学者，这让她的数学班主任很生气。

卢梭老师想办法又拿了一些之前的药物，但是这并不是针对乙型肺部魔力结核的药，想要真正治愈Strelitzia必须要有四环以上的医师。

Strelitzia在和死神拉锯，死神的终点线近在眼前，而Strelitzia想要得救必须要高超的卷宗学者的帮助，而如果Azalea没有找到的话，她唯一的希望就是挺过条例上的4月31日。

时间一天天过去，Azalea出门的时间越来越少，她必须留在家里照顾Strelitzia。Azalea努力的让自己的表情显得不那么难过，让自己看起来平静一些，但她并不确信自己真的做到了。Strelitzia脸上一直挂着淡淡的微笑，但是谁都看得出来她有些消瘦了。

4月26日，Strelitzia已经有些意识不清，Azalea不知道她的母亲能否等到五月的到来，但是她必须尽力。

确定Strelitzia熟睡之后，Azalea决定再去市里看看。

一如既往寂寥无人的教会门口，玻璃大门紧闭。她甚至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从门外就能看到临时条例并没有撤下。自己到底还有什么能做的呢？谎报自己的家庭情况总之先预约一个医生？佯称那是卢梭老师的亲人来通过登记？不可能的，教会并没有蠢到这种小伎俩就能通过预约，即使通过了，最后卷宗学者就诊的时候依然需要患者本人的身份信息。在开口之前，她就知道不会有结果，但是她还是忍不住想要拉开门进去试试。

她使劲的拉开大门，但是门好像撞到了什么东西，旁边传来一声呻吟和东西倒地的声音。

Azalea赶忙转头看去，有一名老人被打开的大门撞倒在地。自己竟然因为失神的关系没有注意到旁边有人，Azalea很内疚，她连忙过去扶住老人。

“非常对不起，您还好吧？”Azalea真的很愧疚。

“没什么大事，站起来就好了。”老人扶着Azalea缓缓站了起来。

“真的很对不起，我没有看到旁边还有人。”Azalea把老人落下的拐杖也捡了起来。

“小问题，下次注意就好。”老人杵好了拐杖。“小朋友你也是来看病的？”他慈祥的看着Azalea。

“不，我本来是要来给我妈妈预约医生的。”

“本来？你不去找教会了吗？”

“大概是没用的。而且就我现在的状态肯定也没法和他们说了。”Azalea很被刚刚的失误打击到。

“啊……是特殊人口的事吧。”

“诶？爷爷你怎么知道？”深深埋着头的Azalea猛地把头抬起，眼里全是惊讶。

“经验罢了。我经常来教会，最近能看到很多这种情况的人。不过像你这么年轻的我还是第一次见。”老人摸了摸胡子。

“那爷爷有没有看到他们都是怎么做的呢？”

老人尝试着回忆了一下。“嗯……没仔细听他们怎么和护士说的，不过基本上都沉着头离开了。”

“这样啊……”微微燃起的希望之火又被扑灭了。

“小朋友你妈妈得的是什么病啊？”

“是叫做乙型肺部魔力结核。”

“乙型……很急吗？”

“可能撑不到五月了……”Azalea说着就想哭，但她忍住了。

“嗯……”老人沉吟了一下。“小朋友，你在这里等一下。”然后推门进了教会。

Azalea呆立在门外，过了一会，老人又出来了。

“小朋友，这个你先拿去给你妈妈用吧。”老人递出一块形状奇怪的物件，略微有些像怀表。

“这是？”Azalea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这是生命通道（Conduit Of Life）的符文，可以增强对象的恢复能力。虽然不能治愈疾病，但是因为加强了人的免疫力，还是可以减轻一些疾病的痛苦的。有了这个，你妈妈应该就能撑到下个月了。”

“这么重要的东西……真的能给我吗？”虽然嘴上这么说着，Azalea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紧紧的握住了符文。

“当然没事，这本来就是教会拿给我用的。人老了各种乱七八糟的小毛病都出来了，教会就让我用这个。他给了我两块，一块可以用一周，之后再到教会来免费充电就好了。”老人和蔼的笑着。“所以小朋友只要你一周后还给我就没问题了，你会还给我吗？”

“当然会的！”Azalea高举右手保证。

“嗯，好孩子。”老人把Azalea的手放下。“可是……”老人的脸色沉了一下。

“还有什么吗？”Azalea又不安了起来。

“嗯……孩子，说出来可能会有些伤人，但是可能到了五月条例也不会改变。”

“为……为什么？”Azalea非常慌张。

“我之前听到一个官员到教会来说临时条例可能会延期一个月，我也不知道具体的原因。”

“延——延期？！”

“真要那样的话大概就没办法了，还能把他杀了不成？”老人开了一个不合时宜的玩笑，Azalea可一点都笑不起来。“额……他每天上午好像都会来这个教会，你可以当面问问。”意识到错误的老人慌忙改口。

“嗯，我会试试看的，谢谢爷爷。”

“那我先走啦。我想想，一周后还是在这把符文还给我吧，愿你的妈妈早日康复。”老人挥了挥手，杵着拐杖离开了。

Azalea等着老人离开，把符文小心的放进包里，向电车站走去。

符文的效果很明显，Strelitzia的呼吸平稳了很多——但是也到此为止了。她的高烧并没有消退，时不时的咳声也还是牵动着Azalea的心。

如果真的延期一个月，哪怕是借助符文的力量，Strelitzia也撑不到六月的吧。

明天必须去看看。

Azalea把母亲头上的湿毛巾清洗了一遍重新敷上。

Azalea赶着凌晨的电车来到了教会。

她不知道那位官员什么时候会来，她只能早早地过来等待。

教会依然很冷清，整个上午仅有两个病人来访。

大概11点的时候，那位官员出现了。

Azalea很确定那人就是老人口中所说的官员，她见过那个男人——五年前，木屋的门口，在Strelitzia的身后。他挺直腰板的走姿和那身过于花哨的衣服和五年前似乎没一点变化。

但是Azalea和五年前相比已经判若两人了，他很明显没认出站在门口的小姑娘，稍微瞥了一眼之后就拉开门进入了教会。

Azalea暂时打消了直接对话的想法，她跟进去之后装作若无其事的靠在了窗沿上，竖起耳朵偷听那位官员与前台男护士的对话。

“啊，德雷福斯先生，午安。”

“午安。”被称为德雷福斯的人很不庄重的靠在了前台上。“真的是，清晨被旁边的施工吵醒，又走了那么多地方，我都要累死了，有水吗？”

“只有白水，不介意的话。”

“啧，算了凑合一下吧。昨天有没有特殊人口要求就诊的？”

“没有，先生。”

“那就好。”德雷福斯猛灌了一口凉白开。

“那么临时条例……”

“到下个月我应该会重新发布新的条例时间的。如果我没来那就可以撤下去了。”

“好的，先生。”

“那就这样吧。最后几天天天都得出来检查，烦死了。”德雷福斯把喝剩一半的水杯留在了前台上，转身离开。

“慢走。”男护士并没有多大反应，重新干起了自己的事。

故意错开一些时间，Azalea也离开了教会。

“该死！”

走到一条小巷里的Azalea愤怒的锤墙。

又是这个人，破坏了一次我和母亲的生活还不够，现在还要再来一次吗！

这样下去，母亲真的就没救了。

Azalea靠在墙壁上，绞尽脑汁的思考着对策。

嗯……这样描述似乎不太准确。

对策一瞬之间就已经想好了，需要的是细节，足以支撑起整个计划的细节。

Azalea慢慢思考着，往车站的方向踱步。

“还能杀了他不成？”

老人的玩笑萦绕在Azalea耳边。

不，杀了他就是最简单而高效的办法。

从对话来看，条例就是他颁布的，只要让他没法发布新的条例，方法什么的完全无所谓。

不能排除重伤之后他会让其他人替他分发条例的可能性，昏迷也不保险，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永远的闭嘴。

“lea？”Strelitzia轻声呼唤道。

“怎么了，妈妈？”Azalea笑了笑，继续帮母亲擦拭身体。

“我看你刚刚表情似乎有一瞬间变得有些严肃，看来是错觉吧。” Strelitzia喘了口气。“抱歉啊，让你做这种事。”

“哪有女儿不照顾母亲的道理。”Azalea微笑着将母亲缓缓放下。

“lea……虽然是错觉，但是我希望你别做傻事。” Strelitzia侧过头去看着自己的女儿。

“妈妈你说什么呢。”Azalea把湿毛巾敷好。“好好休息吧，天色不早了。”

“是啊，是有些……暗了呢……” Strelitzia稍稍闭上眼，又昏迷了过去。

Azalea帮母亲盖好被子，关掉了房间的灯。

放心吧，妈妈，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不是傻事。

Azalea从怀中取出符文，对着Strelitzia发动了法术。符文的光芒闪烁了一下，又暗淡了下去。Strelitzia的脸色看起来好多了。

Azalea重新把符文揣好。

我会让你得救的。Azalea默默地在心中发誓。

为了让一切回到原来的样子。

Azalea轻轻地关上了房门。

教会的位置在地图上是有突出标记的，电车也是严格按照时间表运行的。

阿兰斯特正常的上班时间是九点，以之前造访Strelitzia家的时间来看这个男人的开始工作的时间可能更晚。按照路线依次造访会在11点之后到达诺尔斯区教会，并且旁边还在施工的地方，这样筛选下来的结果并不多。

再来就只需要一些小小的直觉了。

混在上班人群中的Azalea，确认了德雷福斯的身影。

Bingo

在德雷福斯搭电车离开之后，Azalea重新确认了他来时的路线。

一般的居民区，旁边正在建设一栋新的写字楼。

不能保证德雷福斯到最后一天才会更新新的条例，动手的时间越早越好。

就今天了。

重新审视了一下街道和施工中的大楼，Azalea回去工作室准备着之后会用到的道具。

要估计德雷福斯回来的时间不难，模拟规划一下依次走过各个教会的时间就好。

晚上九点，Azalea回到了已经没什么人的街道，开始做准备工作。

虽然人已经很少了，拜裸露在外的发光电线和各种元件所赐，夜晚的街道依然很明亮，这让Azalea的准备工作做的更轻松了。

十点，德雷福斯应该回来了，但是没有。

可能中途去哪里闲逛了，Azalea保持耐心的等待着。

接近十二点，德雷福斯才从车站里晃晃悠悠的走了出来。

看来是喝了酒，时间比预想的晚了些，不过这样更好。

站在还在施工的五层大楼楼顶的Azalea俯瞰着下面那个穿着奇异的身影，按下了秒表。

德雷福斯很不爽。

不知道从哪个上级那里下来的命令，让他去让各个教会不得接收特殊人口。

之前也是，各种各样的琐事。

“我他妈混进政府机构可不是为了干这些破事。”

又完成一天毫无意义的巡逻之后，德雷福斯气愤的踢着路牌。

妈的，做这种事对我的升迁有屁的帮助。检查完这个月下个月谁他妈还要延期啊。

德雷福斯琢磨着应付上级的借口。

“这不是德雷福斯前辈吗，好久不见。”轻挑的声音传来。

德雷福斯应声望去，看到一个高瘦的男子，脸上堆着笑。

这家伙是……对了，叫史密斯来着，没啥用处的废物。

“前辈这是没什么事？要不要去喝一杯啊？”

史密斯一脸阿谀奉承……不，这个蠢货大概真的只是想找个人陪他喝酒而已。

嗯……也罢，现在自己的确挺想喝点酒的。

“小子这是想让我推荐给上面？那我可不能去。”

“没这回事，就是喝一顿，增进同事感情。”

“增进感情，那这是你请客的意思了？”

“哎，这……好吧，我请。”

套路了一番职场后辈，德雷福斯心满意足搭上了后辈的肩。

“干，什么破酒，劲还挺大。”

早该想到的，这个废物就不可能喝什么好酒，刚刚的酒里面怕是工业乙醇，甚至甲醇。

德雷福斯现在只想快点回去一头栽在自家的床上。

旁边的施工地还是吵得要死，这些人就不能晚上把这些破机器关掉吗。

干，酒精的原因，噪音震的头疼。

德雷福斯拐过施工地，走进小巷近路。

他一刻都不想呆在这破地方了，捂住耳朵快速通过。

然后他感觉自己头上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的击打了一样，之后被什么人摁倒在了地上。

不对，这不是人，而是某种黏糊糊的液体，但是很重，还不透光。

德雷福斯的眼前一片漆黑，他挣扎这想够着自己揣在兜里的各种符文和魔杖。

牛之力量（Bull’s Strength）、浮空术（Levitate）、闪现术（Blink），如果是被魔法攻击了也准备的有解除魔法（Dispel Magic），只要能碰到的话……

但是他做不到了，身上的压迫感越来越重，刚刚还能稍微抬起的手臂现在已经彻底抬不起来了。

更关键的是呼吸，粘稠的液体塞住了他的口鼻，他没办法呼救，甚至没法喘一口气。

德雷福斯的意识渐渐模糊，耳边的噪音渐渐远去。

然后他再也没能离开这块一刻也不想呆的破地方。

Azalea看着下面的一大团水泥，掐停了秒表。

噪音也慢慢的变得微弱。

一切都像计划的一样，德雷福斯甚至不会知道他自己经历了什么吧，到现在为止。

准备的内容很简单，母亲给Azalea防身用的两个奇物，加上0环咒法系法术酸液飞溅（Acid Splash）、0环变化系法术法师之手（Mage Hand）和母亲最开始演示的，0环塑能系法术光亮术（Light）。哪怕刚刚踏入机关术士大门的Azalea也可以轻易的制作这些道具。

实行的过程稍微复杂一点。

在街道上没有人的时候进入施工的写字楼，来到最高层。

不知道预计要建造几层，不过现在的五层还是很空旷的，只有几根铝制的承重柱伫立着。

铝板几天之后是要拆下的，真正称重的会是里面的水泥和合金筋。

阿兰斯特缺铁，所以水泥没有早熟的能力，没办法的阿兰斯特人只能用铝板把水泥围住，等着它干燥再继续建设。这样的建设效率实在太低，阿兰斯特人尝试烘干水泥，但是依然需要花费数天的时间。妥协的办法是在向上建设的同时开始浇筑下层的墙面什么的，计算力强大的阿兰斯特人是可以做到一边建设一边规划的，但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整栋楼有大量的烘干机在同时运作，扰民的投诉是城市规划部门随时都在面对的难题。

然而今天Azalea需要的就是这个凝固不了的水泥。

选择一根靠小巷一侧的柱子，用酸液飞溅的水滴小心翼翼的把向外的那块铝板的连接处腐蚀掉一部分，酸液飞溅没法腐蚀透铝板，但Azalea只需要让焊接变得不那么牢实就好。

然后等待，等待德雷福斯出现。

嗯……等待的过程还是挺漫长的，不过可以趁这个机会给奇物充充电，裸露的施工电线插座还挺方便的。

目标出现，算好差不多能听到的距离，启动放置在一楼中心的粉碎音波。

不定向的粉碎音波只是刺耳的噪音罢了，何况到德雷福斯的那条路上还是二十来米的距离。他大概会觉得很吵，但也就此而已了。

一次粉碎音波持续的时间是6秒，高功率的工业充电效率比预想的要高，同样充电也只需要6秒。这也不是什么大事，重要的是节奏。

算好时间，到德雷福斯走到承重柱前的时候，粉碎音波正在工作。

然后拿出钢笔。Azalea很不想把母亲给的珍贵之物用在这种地方，但是别无他法。

关键点是方向，平行于向外的铝板平面，法术推动着时速一百英里的气流。

母亲讲述着压强与气流速度关系时的激动表情Azalea仍然记着，那时的她大概不会想到第一次实践这个理论的地方会是这种场合吧。

音波掩盖了呼呼的风声，也掩盖了铝板脆弱的连接部被撕裂的声音，和水泥倾泻而下的声音。

六秒过去，粉碎音波停止了，不过也不需要了。

Azalea现在需要掩盖的不是声音，而是黑暗。

在夜晚也遍布光亮的阿兰斯特，头上出现一块阴影反而会引起人的注意。

光亮术作用在掉下去的水泥最前面的那一滴上就够了，火炬的光芒不会太亮，但是也足以抵消混凝土的影子。

五楼的高度，坠落的混凝土，大概会让德雷福斯有被人狠狠锤了一下的感觉吧。

还不能大意，稍稍调查的结果显示德雷福斯是一个三环的法师，轻微的脑震荡和水泥能阻止他施法，但是他身上肯定有防身用的符文。

水泥很重，但是全部流下来也需要时间，好在这只是一个缺乏锻炼的法师，用法师之手配合水泥的质量和粘稠就能抑制他拿物品的动作，当水泥慢慢堆积起来之后他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堆积的水泥还会填补法师之手作用时产生的空隙，用不了几秒钟就没有痕迹了。

和之前预想的一样，并不需要浮碟术（Floating Disk）之类的来增加额外的压力。

一分钟……不，两分钟吧，只要过了这段时间，他就再也不可能爬起来了。

Azalea回到一楼收好严重过载的粉碎音波，在不会留下脚印的范围外观察着现场。

偷袭干掉一个法师很简单，但是不能被瑟夫林的警方发现。

这才是Azalea昨天思考的事。

扭曲的铝板边缘是看不出究竟是焊接不牢还是人为腐蚀的，而分析残骸的结果也会表明铝板是被内部的水泥所挤压破坏的，没有外力的作用，看起来像是一场意外，这不难。

然而据说瑟夫林查案甚至会用到死者交谈（Speak with Dead）让被害者指认凶手。所以只要有被谋杀的迹象，都有可能会加强搜查力度，最后查到Azalea身上。

但是反过来，让尸体说话也是Azalea可以利用的一点。毁尸灭迹？破坏灵魂？根本没这个必要。

试想一下吧，德雷福斯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有其他人的存在，而一个平日里就对施工场地没有好感的人，在得知了自己是被工地的水泥淹死的之后，会作何反应呢。有时让死者说话带来的并不是线索，而是对搜查方向的误导。

还有周围邻居对施工场所的积怨和责难，大概用不了多久，案情就会归结为施工承包商的安全责任问题，然后匆匆结案吧。

不管是阿兰斯特政府还是德雷福斯，都太过依赖便利的法术了。

确认没有路人且没有痕迹之后，Azalea离开了现场。她并没有在不远的车站乘车，而是步行到了下一个站台再上车。

回到家，Strelitzia还在昏迷中，脸色苍白，但是应该还能再撑几天。

九岁的小女孩没有打扰她的母亲。她没有发出一点声响。

自己的脸上现在是什么样的表情呢？Azalea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她并没有给自己脱罪的想法，但是也没有自首的打算。

她现在只知道自己依旧衷心的盼望着母亲能够好转起来。

4月30日，德雷福斯没有出现，教会的条例也没有更新，这很好。

Azalea专心的照顾着Strelitzia，今天Strelitzia甚至没有醒过来过一次，符文已经尽力了，但是Strelitzia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再来一天，一天就好。

终于，5月1日。

Azalea早早地来到了教会的门外，一如既往的冷清。

推开门依然是空荡荡的大厅，临时条例还挂在墙上，过一会应该就会撤下了。

Azalea感到了一丝违和，有哪里不对。可是她顾不得自己的不安了，她只希望能快点请到一个卷宗学者。

就在Azalea犹豫的当口，门又被拉开了。

来人也有见过的印象，是入学测试的时候被叫做史密斯的官员，他来做什么？

Azalea若无其事的装作在沙发上等人，她现在并不想多惹麻烦。

“请问先生您需要什么？”接待的人仍是前天的男护士。

“啊，我是来帮政府跑腿的。就代替德雷福斯前辈。”

代替德雷福斯？难道他死前就已经安排好下一个条例了吗？晚了一步？

“德雷福斯先生今天怎么没来？”

“他啊，他有点倒霉，回去的时候意外被施工大楼的混凝土砸死了，之前还刚和他喝了酒来着，人生无常就是这种东西吧。”史密斯可能觉得自己很风趣，然后意识到自己的目的并不是传达友人的死讯。“反正我就是过来传个话，他有些工作现在还没人接手，所以那个啥啥条例可以先撤了。就这些，拜咯。”傻乎乎的史密斯就这么离开了教会。

很好，并不是延期，看来也没人发现谋杀的事。

Azalea重新站了起来，等着条例撤下。

男护士放下了手中的文件，走到了墙边，把装着条例的画框取下。

“请问……”看着画框已经取下的Azalea急切的询问。

“啊，请先等一下……”

护士把画框放到前台底下，然后又拿出另一个画框，走到墙边挂上。

【瑟夫林教会管理条例

教会应遵从圣师的教诲，以治病救人为己任……】

看起来是本该挂在那个位置的正式条例的样子。Azalea瞟了一眼比起刚才很明显更

精致的新画框。

然后目光定格在了最下面的一条上。

【十三，教会服从瑟夫林当局政府管理，禁止私自医疗特殊人口和无身份人员。

本条例自ATL697.10.1正式施行】

诶……？

Azalea的大脑一片空白。

“好了，小朋友请问你有什么事么？”男护士拍了拍手上的灰，微笑着询问。

“那……那个，不是之前临时条例上才说禁止治疗特殊人口的吗。”Azalea还没能理解发生了什么。

“啊，那个是最近会派人检查的意思吧，检查各项指标的一种。禁止私自治疗特殊人口的规定从五年前就开始实施了。”护士没搞懂这个小朋友为什么要问这个，不过还是耐心的解释了。“小朋友是哪里不舒服么？最好还是让家长带着来哦？”

“啊……好的。”Azalea魂不附体的转身推开了大门。

“奇怪的孩子。”护士这么想着。

Azalea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

等她回过神来的时候，她是在床边看着自己昏迷不醒的母亲。

她甚至哭不出来，只能麻木的帮Strelitzia换好毛巾，擦拭身体，然后再一次使用符文。

她终于知道，自己其实什么都做不了。

太阳升上头顶，然后又重新西斜。

Azalea就这样默默的呆坐在Strelitzia身旁。

黄昏时分，Strelitzia醒了。

“lea，你在啊。”醒来的Strelitzia的第一句话依然是呼唤自己的女儿。

“我在。”Azalea的声线有些颤抖。

“最近有几次醒过来的时候都没看到你，我还有点担心呢。” Strelitzia笑了笑。

“抱歉。”Azalea只能做出这样的回复。

“lea，扶我起来。”

“诶？”Azalea有些吃惊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努力的撑起身子，母亲应该早就没有这样做的力气了啊。她赶紧搭了把手。

然后她看到自己母亲脸色似乎好了一些，眼神也比前些天有了光彩。

怎么可能，Strelitzia现在是病最重的时候，不可能会这么突然的好转的。

如果好转是不可能的，那么剩下的可能性就是……

Azalea愣愣的看着自己的母亲，她想到了，但是不能接受。

“lea，妈妈呢，大概要不行了。” Strelitzia轻描淡写的说。

“不……”Azalea哽咽了。

“抱歉啊。”Strelitzia带着淡淡的微笑。

“不……不要道歉。”Azalea颤抖着。“该道歉是我啊。”

“lea怎么会需要道歉呢。” Strelitzia接下了项链，把三角形的挂坠递给了Azalea。“lea，拿好，这会帮你找到你爸爸。”

“不……要去也是我们一起去。”Azalea没有手下挂坠，她有些抽泣。

“你爸爸的名字叫麦克斯韦·古德里安，去莫德凯撒大学就能找到他。” Strelitzia自顾自的说了下去。“他是个好人，把这个挂坠给他看，他一定会好好对待你的。“

“不……我不需要什么爸爸，我只要妈妈你好好活着。”Azalea终于忍不住了，她扑到Strelitzia的怀里，抽泣转变为痛哭。

“抱歉，这个妈妈真的做不到呢。” Strelitzia把手放在Azalea的头上，然后看了一眼窗外。“抱歉呢，Max，是我没能遵守约定呢。”

Strelitzia抚摸着在自己怀中大哭的女儿。“lea，你知道么，刚出生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大哭，然后我也是这么摸着你的头。不过你已经长大了，我已经没法把你抱起来了。”

和九年前相似的光景，昏暗的阳光，朴素的床铺。一个女人努力的支起身子，抚摸着自己嚎啕大哭的女儿。那个女人笑着，幸福的笑着，明明脸上写着疲惫，说话中夹带着喘息，但是她依然笑着。

她诉说着从九年前开始与女儿一同生活的点滴，诉说着女儿是如何成长，诉说着自己是多么欣慰。

Azalea默默的倾听者自己母亲吐露真情，直到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小，手无力的从自己头上滑落。

泪水模糊的视线中，母亲最后的笑容一如初见时的美丽。

朦胧的月光下，Azalea弯着腰，用沉重的铝锹挖掘着墓穴。

阿兰斯特一般的葬礼是用激光气化尸体，但Azalea不能这么做，也不会这么做。

她重复着挖掘的动作，哪怕堆积的尘土已经比她还高。

Azalea就在这里，埋葬了九年的生命中她唯一爱着的人，也是唯一爱着她的人。

两天后的星期一，诺尔斯小学。

数学班主任看到了一个有段时间没看到了的背影，马上叫住了她。

“Azalea，你还知道要来上学啊。”班主任嘲讽的说道。

被叫住的人马上转过身来。

“非常抱歉，老师，之前家里有事耽搁了。今后我会好好学习的。”Azalea脸上挂着明媚的笑容。“还有一个月就升学考试了吧，还请老师多多指导了。”

“啊……好。”班主任有点愣。“咳咳，知道就好，等会把这段时间的作业补了。”考虑到Azalea依然是年级成绩最好的学生，愿意努力学习的话对自己奖金也有不小帮助，班主任也不好继续责难Azalea。

“好的老师。”Azalea还是以没有一丝阴霾的微笑面对老师。“那我先去教室了。”

“lea，你戴上眼镜也很可爱诶。”同班的女学生凑了上来。

“谢谢。”Azalea推了推眼镜架，和同学们聊在了一起。

不远处看着这一切的卢梭老师表情复杂，踌躇了一会儿，叹了口气沉默着回到了办公室。

放学后的Azalea在教会门口等人。

没过多久，Azalea就在人群中找到了目标，她小跑了过去。

“爷爷！”

“啊，是小姑娘你啊。等很久了？”老爷爷慈祥的看着Azalea。

“没多久。这里，符文还给您。”Azalea微笑着从包中拿出了符文。

“啊，好孩子。”爷爷也微笑着收下了符文。

“那个……爷爷，我能和你说件事么？”Azalea有些扭捏的说。

“啊？什么事啊，你说吧。”

“爷爷，这边走。”Azalea牵着老爷爷的手。

“啊慢点，慢点。”

Azalea带着老爷爷来到了教会不远处的小巷中。

“小姑娘，是什么事要到这来说啊？”老爷爷四处打量了一下，有些疑惑。

“啊，请稍微等等。”Azalea摘下了眼镜，闭着眼捏了捏鼻梁。

当Azalea再次睁开眼的时候，她给人的感觉变了。目光犀利而尖锐，仿佛要看透前面的人。

“小姑娘？”老爷爷眯着眼睛，好像没注意到Azalea的变化。

“就到这里吧，可以不用演了。”Azalea的语气也变了，冰冷的和之前像是两个人。

“啊，你发现了啊。”

老人慈祥的笑容也消失了，佝偻的脊背挺直了起来，脸上的胡须和皱纹也揭了下来，白色的头发似乎是真的。

“怎么发现的？”卸掉了伪装的男人低头仔细打量着前面的小女孩。

“分明是你故意留下破绽的。拒收特殊人口是很早就有的禁令，怎么可能最近会到了严查的时候还能经常看到。”

“哎呀我当时是这么说的吗，那还真是失策了呢。”

“瞎装什么蒜。去教会里稍微问一下也知道，的确有给人用的生命通道符文，但是那是给住院的患者用的，根本就没有外租的说法。”Azalea不想陪男人扯淡了，他知道男人的伪装只是给她留下的一个测试，一个门槛。

“好吧。那么……你现在想干什么呢，杀了我么？”男人死死的盯着Azalea，手揣在兜里，不知道握住了什么。

“杀了你？为什么？杀了你对我有任何的好处么。哎……我还是先问一下吧，我该怎么称呼你呢。”Azalea很无所谓的样子，摊开了空空的两手。

“有趣。”男人递出了身份证。

Arnold···Intermedia·Samle，铝制的身份证上压印着四个标记，代表了他是一个四环法师。

“Samle……不对吧，你确定通常人们是这么称呼你的？”Azalea瞟了两眼就把身份证递了回去。

“的确，我认识的人通常称呼我为——白头鹰。”自称白头鹰的男人收回了身份证。“那么，如果不是为了杀我，你又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呢。”白头鹰眯着眼看着矮了他一个头的小女孩，但是他知道对面可不是普通的9岁小学生。

“那么，白头鹰先生。你能先解释一下，为什么你想要德雷福斯死么。”

“很简单，他虽然并不是什么高层，但是的确替不少人做了不少事，他过于胡乱的做事方式惹到了不少人，而他的命并不贵。”男人不假思索的回答。

“给我治愈符文也是诱饵？你就这么确信一个九岁的小女孩能杀掉他？”

“不，希望Strelitzia康复的那句话是真心的，她和我合作很久了，她的死对我也是重大的损失。”白头鹰看起来真的很惋惜。“至于你会把他解决掉完全是在我的意料之外。”

“很久？在我的印象中从五年前开始你就没有来过我们家了。”Azalea已经察觉到之前时不时会造访她们家的哪些人其实都是眼前的男人的伪装。

“在你出生之前我们就开始合作了。”男人似乎没有隐瞒什么的打算。

“好吧，那么，我可以索取我的报酬吧，毕竟我帮你解决掉了你的目标是吧。”

“小小年纪知道的还挺多，早知道就不给你说有人要他的命了。”白头鹰挠了挠头。“好吧，的确用几次治愈符文的确没法算是报酬，你想要的什么？钱？还是什么人的命？”

“你说过，妈——Strelitzia之前和你有过合作吧，我要继续这份合作。”

“哦？”男人抬了抬眉毛。“你说你能接手Strelitzia的工作？你知道她在做什么吗？”

“符文、魔杖、奇物的制造和修复，大概是地下交易的吧，而你就是交易的中间人。”

“没错，这是一份有很大市场的工作，无法查明生产来源的黑市道具在某些人那里非常畅销。但是——好吧，能解决掉德雷福斯还能识破我的伪装，就算不是现在，你也是会有那个能力的人。而且光是地下市场的自由机关术士就已经是很抢手的资源了，这个交易我很乐意接受。”

“还有一个要求，帮我引荐一下同样在做这份工作的其他人，以及你各种货物的来源地。”

“哦？你这是想抢我生意么？”

“只是认识一下，我可没打算和你对着干。”Azalea耸了耸肩。

“那么，你知道我的货物来源都是些什么人么？”白头鹰抽出了烟，点燃。

“特殊人口和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师和机关术士？”Azalea抬头看着男人。

“的确有，但是这只是很少的一部分。”男人吐出一个烟圈。

“很少？”Azalea想了想。确实，特殊人口的数量用几页纸就能把全部人的事由给记录下来，总共人数大概不过几十人，那……

“没错，特殊人口实在是太少了，我的货物来源主要是无身份者。”男人又吐出一个烟圈。

“无身份者……”Azalea开始沉思。

这对Azalea的确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回答，不如说之前没有想到这个方向比较奇怪。4岁的第一次测验比起说是监测不如说是体检，幼年是大脑快速发育的时间，很多功能都尚不稳定，大脑活跃程度往往会超出正常智力该有的程度。在第一次测试中结果不过4的人，大部分应该并不是智力低下，而是根本性的大脑某些区域未能正常发育或者脑瘫。

但是17岁的检测就不一样了，那时大脑已经成型，测出的结果就是真正的智力。但是侦测思想并不是一个很困难的法术，就算不到政府统一检测的时候，自己随时也都可以找个地方测定。早就知道自己不能通过官方的智力检测的人根本没有理由再去政府组织的统一检测送死，他们最大的活路并不是成为所谓的特殊人口，而是根本放弃第二次检测， 成为一个不在官方记录中的人。这样做完全合乎情理。

“全瑟夫林有登记的特殊人口一共七十人，你觉得无身份者会有多少人？”白头鹰抖了抖烟灰。

“特殊人口有七十人的话，无身份者大概有七百人？”

“在我知道的范围内，瑟夫林的无身份者至少有三千人”男人悠悠的说道。

“！！！”Azalea有些被吓到，但是她尽可能的没表现出来。

“是你的话应该是能猜得出他们是干什么的吧。”转过话锋，白头鹰反过来向Azalea提问。

Azalea回忆着自己学到的东西，母亲教授的知识，一切自己能想到的线索。

灵光突现，她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找到了答案。

“铁……”Azalea轻轻说道。

“正确。”白头鹰拍了拍手。

铁在阿兰斯特是稀缺的资源，但是并不是因为阿兰斯特真的贫瘠，而是因为铁矿处于地层过深的地方，而阿兰斯特的法师不敢冒生命危险去开采。但是，对于无身份者而言就不一样了。他们本来就被政府所抛弃，没有基础生活的保障，开采铁矿这样高风险高回报的工作就是他们维生的几乎唯一选择。很有可能会死，但是一旦活着回来手上的铁矿就比金矿更值钱。

“不过他们很少会用多么高级的法术，都是使用工具开采，效率也实在不高，无法改变阿兰斯特缺铁的事实。但是这也很有赚头了，毕竟他们可没法直接把铁矿卖出去。”白头鹰笑了笑，又抽了一口烟。

“很好，这些人也请帮我引荐一下。”

“嗯，没问题。不过他们挺排外的，这方面请你好自为之。”至少八年之内Azalea是不会有正式身份证的，这份工作她可抢不走。 “还有什么要求么？”

“最后一件事。”Azalea直视白头鹰的双眼。“Strelitzia在你们那里是怎么被称呼的？”

“Rafale。这是她自己提出来的。”

“好，我会沿用这个称呼，以后我就是下一任的Rafale。”Azalea重新戴上眼镜。“希望我们合作愉快。”笑容重新浮现，仿佛之前的冷酷不存在一般。

白头鹰意识到谈话结束了，抽干了最后一口香烟。

“有工作我会主动去找你的，你不需要知道我的联系方式——至少现在不需要。”男人掐灭了烟头。“话说回来，你和你母亲，真的一点也不像啊。”

“是吗。”转身离开的Azalea并没有回头。

“那真是太好了。”

### 断章 When you look into the abyss, the abyss also looks into you.

看着眼前的小姑娘轻快的离开，Samle又点上了一根烟。

没多少人会想到那个身份证上的名字就是他的真名，毕竟就算是对他自己而言真名也是个可有可无的东西，而且他也并不反感别人称他为白头鹰。四环法师的身份倒是假的，四环考试是作弊释放火焰护盾通过的，Samle自己只能勉强使用一两个三环法术，他拿四环只是因为四环的身份证会在某些人面前行事方便些。

靠墙抽着香烟，Samle整理着自己的情报。

Azalea……很明显不能把她当成一个普通九岁小女孩来对待，那么自己应该如何处理她呢？

半个月前的Samle接到了暗杀德雷福斯的生意，难度不高，报酬不多，是一门很寻常的交易。记录在册的人物档案里很快就能找到德雷福斯这个名字。

德雷福斯，37岁，瑟夫林领科克领瑟夫林郡人，常住地为维尔默斯多夫街——一条没什么特色的平民街道。父母均是普通人，没有过于突出的能力。德雷福斯算得上是有天赋的人，大学进入了古德里安的机关术士学派，但是不久之后就退出成为了一名公务员并工作到现在。和很多高官都是有联系的，帮他们干了不少事。会被人记恨也很正常。

Samle跟踪调查了一周多的时间，调查好了德雷福斯最近的行动路线和大致性格，正在联系愿意干这件事的人。因为报酬不多，愿意接这门工作的人还得找一会。

在这期间他偶然得知了Strelitzia染上了重病的消息。他虽然做着见不得光的生意，但是他还是心软了。虽然人们都说商人是为了利益可以出卖自己母亲的职业，但他偏偏却并不是一个狠毒的人。他会接暗杀的协议，但是也会把医疗符文拿去救济特殊人口和无身份者，虽然一直都给自己找些什么保护货物来源一类的借口，但是他也明白自己其实并不适合干这行工作。能干到现在，大概靠的就是幸运和自己天生的直觉吧，更何况从踏入这门行业的那一刻起，他就不可能有出去的一天了。希望那个孩子能和她妈妈好好珍惜这最后的时间，他最后是这么想的。

三天后，他得到了德雷福斯死于意外的消息。

虽然他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但是雇主似乎觉得是他干的，对他办事的效率和掩盖的方式大加赞赏，然后支付了酬金。

酬金当然是不会退的，Samle的确以完成任务自居收下了报酬。不过有哪里不对，他的直觉让他不能就这么了事。

当天他就联系了有关系的人，给他一个临时搜查官的假身份批下了参与第二天案件搜查的许可。

“Bannings搜查官，请走这边。”新人刑警带Samle越过了封锁线。顺便一提，现在他的身份是Lloyd·Blaze·Bannings，长期执行某个隐秘搜查任务，时不时会参与通常搜查的一级搜查官。Samle明面上还有一个职业是情报商人，警方高层作为交易给了他不少便利，包括时不时参与案件搜查，他也的确帮助警方侦破了不少疑案。

[不知道他们知道死者是有人雇自己杀的之后会是什么表情]，Samle这么想到。

“案件的进展很明朗，应该不是什么需要动用高级警力的大案子。”新来的刑警把Samle带到楼顶，面对突然到来的高级搜查官有些疑惑和慌张。”难……难道说死者是什么重要的线人么！”嗯，正义感过剩的新人常有的幻想。

“无可奉告，继续你自己的工作吧。我在这里勘察一下，你先去把案件的档案拿来。”Samle知道自己这么说了之后新人刑警肯定会更相信案件是有什么黑幕的，这也挺有趣的。

赶走新人刑警。Samle仔细观察着楼顶遗留的痕迹。

靠内的铝板没有一点损伤，靠外的铝板像窗户一样开到了一边，边缘处呈很典型的拉长断裂状，下方还有水泥流到边缘的痕迹。向下看就是水泥砸下去的痕迹，溅射范围据说和楼层高度匹配，里面德雷福斯的尸体已经被挖出去了。

再怎么观察铝板也看不出丝毫外力作用的痕迹，新人刑警已经带着档案上来了。

“Bannings搜查官，这是案件的档案，尸检报告和死者交谈的笔录都在上面。”新人毕恭毕敬的递过档案。

尸检报告……很正常。水泥导致的窒息是主要死因，全身多处又被钝器击打的痕迹，但是形状不一，基本确定是被落下的水泥砸到的。

死者交谈的笔录就在下一页。

<开始记录 6/1/702 15:33>

*Q：德雷福斯先生，请回答案发时你是否有看到什么人，任何人。*

*A：不……*

*Q：你是否有怀疑的对象？包括你认为可能的责任方？*

*A：工……地……*

*Q：我们并没有找到你的遗书或是其它可以表明遗产所属的文件，你是否希望将遗产转交给什么人？如果没有的话你的遗产将交由政府处理。*

*死者沉默了一段时间。*

*A：………………爸……妈……*

*死者交谈完毕*

之后是一些琐碎线索的记录，包括附近居民对最近工地噪音很大的证言，部分人表示案发当晚噪音比平时还大。一楼的电源有过载的迹象，这也与证言相符。

“Bannings搜查官，您找到了什么问题吗？”新人憧憬的看着Samle，这让他有点承受不住。

“这不在你的管辖范围之内。我要走了，你们继续保护现场吧。”

“是！”新人很端正的敬了个礼。

Same由衷希望他的热情不会被时光消磨掉。

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施工方的责任问题，是个没什么疑点的案子。

反过来说，现场如此干净，本身就很可疑。

Samle凝视着小巷里半干的水泥，然后抬头。一边是正在建第五层写字楼，另一边是只有四层的居民楼。

Samle再次相信了自己的直觉，绕过小巷，走上了居民楼。

一到四楼的住户之前的搜查中肯定都是一一取证过的，Samle也没打算和他们交谈，他径直走上了楼顶。

混凝土的楼顶空无一物，从工地五楼看就知道。

真的是这样吗？

Samle小心的在地面上寻找着，毕竟目标现在藏木于林。

他的直觉再一次显示了自己的正确性，靠近边缘的地方，Samle找到了一块碎裂的混凝土。

混凝土屋顶上有混凝土碎块不是什么怪事，但是这块混凝土上留下了被腐蚀过的痕迹，而周围的地面非常完整。

可以猜测，这是工地上本来和铝板连在一起的混凝土，铝板被水泥推开时的剧烈变形把这块本该成为五楼地板的混凝土崩飞到了对面屋顶，而流过的半干水泥又填补了它原来的位置，所以没有人注意到。

Samle既然发现了这块碎块，那其上的腐蚀痕迹就完全可以说明这并不是一次意外，而是一场构思精密的谋杀。

当然，Samle并不打算提交这个证物，严查这个案子对他自己只有坏处。

他把碎块留在了楼顶，一脚踩碎，唯一的证据消失了。

Samle开始思考究竟是谁设计了这场几乎天衣无缝的谋杀呢，而他又是为了什么。这些天一直在跟踪德雷福斯的Samle确信没有人在干同样的事。

谁会想到用酸液来弱化铝板结构呢？线索似乎又断了。

“那么，把棋盘翻转过来吧。“Samle记起了自己导师的告诫。”我们是在行走在钢丝上的职业，要时刻注意好各方的风向。如果你看不懂某一方的动作，试着把棋盘翻转过来。“

现在的问题是：他为什么要用酸液来弱化结构？

从痕迹上看凶手用的是零环法术酸液飞溅，是为了留下的痕迹最小吗？不是，如果Samle要用同样的手法，他会选择用高温来降低连接处的强度，这样在冷却后更是不会留下一丝痕迹。

再度翻转棋盘，如果凶手是只能使用酸液飞溅呢？

要精准控制弱化铝板的高温需要二环的法术，可能为了准备这次谋杀凶手的法术位不足了？这也不可能，二环高温的符文随便找一家五金店就能买到，谋杀在阿兰斯特是重罪，凶手没必要省下这么一点钱。

凶手到底为什么偏偏选择了一个最低的零环法术？

一道电流闪过，Samle不敢相信自己得出的结论，但是这似乎无比的合理。

“凶手……根本不能使用二环法术，他只是一个一环或者以下的法师。”

这仿佛是在开玩笑，Samle根本不知道连二环法术都不会的杀手，那些痛恨着德雷福斯的人里面连二环法师都不是的人……真的有一个，虽然是刚刚才认识的。

不论自己的推理是否正确，不久后自己都会再和那个人见面的，以防万一，做好准备吧。

长长的烟灰落地，Samle还看着远方。

结识特殊人口和无身份者，目的似乎过于明显了。这种事成功的概率可能不足百分之一，为了自己的未来他应该马上撇清关系，或者先手解决掉制造问题的人。

理性告诉他这么做是最好的，但是直觉告诉他：刚刚离开的人是会成就一番大事的人。

根据Samle的经验，在做这种选择题的时候，选直觉永远不会有错。

“我可能会是第一波搭上改变世界的浪潮的人啊。”熄灭的烟头终于被丢下。

既然做出了选择，商人就不能畏手畏脚的了，搭上了第一波浪潮却不知道造船，说出来怕是会被同行取笑吧。

### 第三章 sin of the father

ATL710年5月4日，八年后。

Azalea放下了最后一页手稿，伸了个懒腰。

工作室和八年前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墙壁上的污渍变多了，各种设备也有些老旧了。

她慢步走出工作室，夜风带来丝丝凉意。

屋后的花丛中离着一块墓碑，Azalea拂去表面的灰尘，自己曾经刻下的碑文依然清晰：“那些美好的仗你已经打完了，应行的路你已经行尽了，当守的道你守住了。从此之后，自应有公正的冠冕为你留存。”这曾是一位athi说过的话，Azalea将其略微修改之后刻在了Strelitzia的墓上。

火光微微亮起，Azalea为自己点了一根烟。是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Azalea已经回忆不起了。灰烬落在花坛前，然后被风吹散。

八年前，Azalea没有如Strelitzia所希望的那样马上拿上护符去寻找她的亲生父亲。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马上去找古德里安家族无疑是去送死。

这是“无可奈何”的。虽然“无可奈何”这个词被滥用在了找借口上，然而有时这句话代表着即便有着不能做的妥协也要继续前进，接受残酷的现实重新向前看去的意思。

哪怕是汉诺的教育者知道了Azalea这八年来的经历都会摇头吧。她学习着学校的课程、Strelitzia留下的教案、图书馆里的阿兰斯特社会学著作、白头鹰找来的上万份的文件，她还要在同学和老师前扮演一个好学生的信息、在黑市的交易中成为继任“Rafale”的匠人、在无身份者面前取得他们的信任。

就在刚刚，Azalea终于阅毕Strelitzia所有手稿，然后，明天就是第二次“侦测思想”检测之时。

“决定好中间名了么？”一个声音轻浮的提问。

Azalea拿起别在胸口的眼镜，暗淡的星光下自己脸庞的倒影并不是很清晰。

第二次“侦测思想”会给通过的阿兰斯特公民颁发正式的身份证，此时公民会在他的姓和名中间增加一个名字，这是他的“法术名”，代表了他的法术特性。对绝大部分阿兰斯特人而言，自己法术的特性就是另一个独一无二的身份证明，法术名就是自己区别于他人的骄傲。

“大部分时候都是你在外面，就用你的特性如何，Mirage。”Azalea回答，周围并没有其他人，因为提问的声音本就来自自己的脑海。

“不行哦，正因为我是Mirage，所以我不会让任何人看到我的名字。”镜片中的影子似乎在笑。Mirage是Azalea面对阿兰斯特的光明面所准备的人格面具，戴上眼镜之时，Azalea就是最好的研究者，认真、努力、亲切而富有领导力，是同学所憧憬的，老师所认可的对象。

“我是Mirage，是幻影，是残像，是那些人期望中的蜃景。这不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只需要知道Azalea是能带领他们的优秀研究者即可。”即使说着这种话，Mirage的声线还是很柔和。

“那也肯定不会是我的名字。”镜片前的Azalea没有笑。眼镜现在是摘下的，镜片反射的Mirage只是自己才能看到的幻影，现在主导这个身体的人格是Mirror——活动在阿兰斯特的阴影中，以看透一切为主要目的的人格。

“我是Mirror，是倒影阿兰斯特的镜子。我的前方是阿兰斯特的光，我的背后是阿兰斯特的影。我需要清晰地映射在Azalea面前的到底是什么，这样的我并不应该登记下来。”冰冷的回答不带一丝感情，也不带一丝恶意。

虽说是两种人格，但是Azalea依然只有一个思想，所以这样的对话，也只是在整理信息时脑海中的自言自语罢了。

“那换种想法吧。”Mirage透过镜片看着Mirror。“我们的目的从来没有改变。身份和我（Mirage）一样，不过是行事便利的手段，从一开始就并不需要反应我们真实的法术特性，那么我这边随便演示一个特效就好了吧，毕竟我是Mirage嘛。”

“说得对，那么在我们可以伪装的范围内……”

Azalea放下镜片，向远方望去。

婆娑的树影，稀疏的星光，和被浅云所包裹着的，缥缈的弯月。

“下一位，Azalea·Mach小姐，请到103厅进行法术测试。”清澈的广播声传遍了整个大厅。

Azalea理了理衣领，推门走进了房间。

门后的房间很宽敞，一边坐着两名考官，另一边摆着各类法术需要的媒介和一些标靶，中间用玻璃幕墙隔开。毕竟同时也是法术考试，比十多年前的体检要正式多了。

“Azalea·Mach小姐是吧。智力侦测的结果是22，非常不错的成绩。”桌子左的中年男人确认了照片，点了点头。“现在请随便展示一个法术，施法材料请在对面自取。”

“好的。”Azalea同样微笑着点头致意，转过身去寻找着自己需要的材料。

“那就这个吧。”Azalea挑选好了材料，后退一步比划起了施法需要的动作。

“狐之狡黠（Fox’s Cunning）”似乎有微微的光线晃过， Azalea表面看起来和以前没任何区别。不过旁边专注的进行着法术辨识的考官知道的确有法术发动了。

“嗯……好像有些不标准，不过的确是狐之狡黠。之后会给你颁发二环法师的凭证。”男人觉得刚刚的法术好像有什么违和，不过旁边的副考官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异常。“那么，你要登记的法术名是什么？”

“Gloaming。刚刚不是也有淡淡的光线吗，像夕阳一样的黯淡朦胧的光，这就是我的法术特性，挺普通的。”Azalea好像在苦笑。

“这个东西没多大意义的，也就你们这些年轻人喜欢攀比这种东西了。”男人抖了抖胡子。“22的智力足够你自豪了。身份证做好了。”他从窗口递出一张精致的卡片。

“谢谢。”Azalea微笑着点头致意，接过了身份证。

Azalea·Gloaming·Mach，瑟夫林二环法师。

通常瑟夫林的考生会参加两次高等考试，在毕业一个月后的试水，和认真再复习一年后的正式考试。

校方宣称这是因为高等考试设计的考试范围很大且很具深度，所以希望所有学生都认真复习到高中为止的各种知识，这对以后在大学的学习也很有帮助。实际上几十年前大部分考生都是毕业后直接考试并就读大学的，情况的改变是缓慢的，大概就是每年都有觉得自己考得不顺心的考生，然后复习了一整年抢占了更好的位置；下一年就有更多的人觉得自己没到应有的水平然后进行复习，如此循环，到了十年前复习一年再考已经和高中三年制一样成为阿兰斯特的常识了，不过两年复读生的数量貌似正在缓慢增加……

当然这些事和Azalea没有任何关系，她直接在毕业同年的考试中以榜首的成绩考入莫德凯撒大学。

亲切的告别了高中的老师和同学，同年九月，Azalea进入莫德凯撒大学就读。

八年前，Strelitzia曾让Azalea去莫德凯撒大学找她的生父，现在差不多是完成这个嘱托的时候了。

不过稍微变动一下，不是Azalea去找他，而是让他自己来找Azalea。

开学总是很忙碌的，毕竟打点和新同学老师的关系是很重要的。虽然号称没有开学考试，各科老师还是准备了形形色色的小测验给新生一个下马威。

五天后，Azalea一如既往的坐在第一排的桌子上，周围围了一圈问这问那的同学。

直到门口一个低沉的声音响起。

“Mach同学，出来一下。”

啊啊，上钩了。

Azalea摆弄着这几天刻意戴上的挂坠。“好像有老师找我，下次再聊吧。”

“诶，那不是古德里安伯爵吗？！” “古德里安？那不是校长吗！” “这么快就被伯爵看上了，Lea好强啊。” “毕竟人家这几天的小测验全都是第一啊，这就是天才吧。”身后一片议论纷纷，可惜并没有说中事实。

Azalea走出教室，看着门口那个一脸不安，死死盯着自己胸口，似乎想说什么的中年男人。

“古德里安校长，复杂的事情就在这说似乎不太好，我们换个地方吧。”Azalea微笑着看着面前慌张失措的生父。

“啊……好，到我的办公室来吧。”强行按捺下心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古德里安伯爵接受了提案。“这边走。”然后迈开了僵硬的步伐。

Azalea保持着微笑跟在伯爵身后，沉默的空气中，这个笑容有些瘆人。

伯爵全名麦克斯韦·康斯特克·弗罗洛·古德里安，十余年前与弗罗洛家联姻并育有一子，六年前上一任伯爵史蒂芬孙逝世，麦克斯韦正式继任古德里安伯爵的身份。每任的古德里安的爵位都是和莫德凯撒大学校长的职位绑定的，在公爵失踪的现在，可以说伯爵就是整个瑟夫林实际的掌权者，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学术上。

但是现在，这个实质的瑟夫林领主正焦虑不安的坐在校长的办公桌前，宽广的校长室从未让显得如此逼仄过。他的妻子弗罗洛也只能沉默的守候在他的侧方，连两名管家都被要求离开这个房间，她觉得自己也该呆在这里，但是应伯爵的请求，她留了下来。

Azalea却还在微笑，她是整个房间里唯一笑着的人，但这只是让气氛显得更加压抑而已。

“就这么沉默一整天也太蠢了，那就由我先开口吧。”打破冰结气氛的人是Azalea。

“正如您所看到的，这是您当年亲手制作的吊坠。而我是Strelitzia·Mach的亲生女儿，当然也是您的亲生女儿。”

哪怕早已猜到，听着这个事实从Azalea口中说出来，伯爵的身体还是剧烈的颤抖了一下。他不敢抬头看向自己面前的亲生女儿，只能盯着空无一物的桌面。

“不过弗罗洛女士不必担心，伯爵并没有在外面找情人什么的行为。我的诞生应该比你们的婚姻还要早几年，而且，你们大概已经知道了，Strelitzia，我的生母，早在八年前就已经去世了。”哪怕说着这种话，Azalea还是带着微笑。

弗罗洛夫人的确知道伯爵曾经爱上过一个特殊人口的女人，并且也知道自己和伯爵的政治联姻并不是伯爵自己的期望。但是这并不代表她对伯爵是毫无感情的，相反，她真心的爱着伯爵，哪怕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伯爵很刻意的疏远着她。她没有放弃，伯爵也知道自己的恶意并不应该冲着完全无辜的弗罗洛女士。所以即使和一般的恋人或者夫妻有所不同，哪怕带有浓厚的政治意味，她和他还是育有一子。六年前史蒂芬孙病危的时候伯爵得知了一切，他那段时间的情绪极不稳定，有时歇斯底里，有时避不见人，在所有人都远离伯爵，连管家都只能在门外等着的时候，她依然坚持陪在他身边。这很辛苦，他伤害过她，甚至用法术攻击过她，也曾用各种手段自残，但最终在这段艰难的时间过后，伯爵向她坦白了一切。在他们终于相互理解之后，他们也终于成为了真正的爱人，接下来的六年他们就像重新谈了一次恋爱。但本该一帆风顺的生活就在刚才突然出现了变故，没人能料到过去会以这种方式重新找上门来。她可以帮伯爵走出阴影，但是对于现在Azalea的到来，她却感到深深的无力。她对面前这个总是在笑的女孩只是觉得恐惧，只能祈祷六年前的梦魇能在风暴过后平静的离开。

“Strelitzia……她最后是……什么样的？”伯爵有些语无伦次，只能隔挤出几个单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啊，妈妈的最后啊。”Azalea抬头看着天花板，似乎在回忆。“乙型肺部魔力结核，你知道的吧。一个月前就不能自由活动了，然后是剧烈的咳嗽和高烧。之后还有间断的昏迷和吐血，最后挣扎着给我交代了后事就在极度的痛苦中长辞了。”Azalea还是带着笑容。

伯爵深深埋着头，止不住的发抖，连桌子和椅子都发出了窸窸窣窣的声音。

“你够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弗罗洛一步从后面抱住伯爵，瞪视着面前的魔鬼。

“为什么？有什么为什么呢，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Azalea对于弗罗洛夫人的大吼没什么反应。“还是说像这样说：我的母亲她最后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痛苦，她很平静的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在医护人员的看护下幸福的离开了人世。这样说你满意了吗？哦不对，母亲她好像得不到医护人员的照料来着。”

弗罗洛夫人说不出话，她只能强迫着自己继续盯着前来复仇的恶灵，维持着最后一点气势。

“啊，两位不用担心，我并没有把这件丑闻到处宣扬的意思，也不是过来索取什么赔偿的。毕竟Strelitzia只是一个看不清自己身份，妄图高攀古德里安伯爵家的蠢女人罢了。不对，就Strelitzia那个智力，她根本就不是人吧。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而且……”

“闭嘴！”

咆哮声从办公桌后传来，一直低着头的伯爵猛地站了起来，愤怒的瞪着Azalea。伯爵暴怒的样子和之前的畏缩判若两人。弗罗洛夫人也被他甩到了一边。

“收回你的话！我不准你这么说她！”伯爵是用吼的。

“不准？”Azalea一直挂着的笑容凝固了，她缓缓地摘下了眼镜。“你的意思是只有你有资格来评价Strelitzia么？”笑容消失了，Azalea现在的表情冰冷到了极点，和狂躁的伯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我问你，瑟夫林至高的伯爵啊，你知道Strelitzia在离开莫德凯撒大学之后的十年是怎么生活的吗？”面对愤怒的伯爵，Azalea没有退缩，反而向前进了一步。“在我出生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在她替史蒂芬孙前伯爵卖命打工而求取生存的时候，你在干什么？在她病重倒下，没有教会可以治愈她的时候，你又在干什么？”

“你什么都没做不是吗！十年的时间，你不曾过来见过她，不曾给予她一丝帮助，甚至连她在哪里工作，是否还活着都不知道。到了现在，你却要告诉我你还爱着她吗？”

一步，一步，Azalea渐渐的从房间中心走到了办公桌前。她的神色不再冰冷，而是愈发的愤怒，和伯爵有几分相似的面庞就像倒映着伯爵自己的愤怒。

“事到如今，你想要用自己曾爱过她这种说辞来推脱一切吗！回答我！麦克斯韦·古德里安！”Azalea重重的锤响了校长室的办公桌，对着伯爵怒吼。

“啊啊啊啊啊啊啊”无视Azalea的提问，古德里安伯爵高高的抡起了右拳。

这并不是简单地拳头，Azalea知道，拳头上带着暴力的法术，大概是雷。如果被打中的话，可能得直接送去重症监护室了。但是她一步也没有退缩，甚至没有防御的打算，仍然直直的盯着伯爵。

弗罗洛夫人想要拦住伯爵，但是慢了一步。

伯爵的拳头带着强烈的电光，冲着桌子对面的Azalea挥去。

却在半空中唐突的调转方向，打在了伯爵自己的胸口。

青色的电流瞬间流过了古德里安伯爵的全身，剧烈的痉挛抽搐之后，伯爵的身体向后仰倒。

“Max！”弗罗洛夫人扶住了伯爵，让他不至于直接砸在地上，但是电流的后劲也给了直接接触伯爵的她不小的伤害，她没能支撑住自己的身体，抱着伯爵靠墙瘫坐了下来。

Azalea看着两人倒下，什么都没说，只是绕过了桌子，蹲在了两人的旁边。

“你要做什么。”弗罗洛顶着阵痛，仍不忘盯住Azalea。

Azalea没有回答弗罗洛夫人，从衣服内兜里拿出了一块形状奇怪的道具。

“这是什么？”弗罗洛的目光中充满了警惕。

“治疗重伤（Cure Serious Wounds）的符文。”

“你骗人！我知道治愈符文的构造，和这个完全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这是我自己做的，机关术版的治愈符文。”

“你说什么，机关术？！”

“而且不管你同意与否，用不用是我的事。”

无视弗罗洛夫人的阻拦，Azalea把符文贴上了古德里安伯爵的胸口。

柔和的微光自符文中溢出，随后笼罩了古德里安的全身。伯爵的痉挛逐渐停止，呼吸也稳定了下来。一旁紧贴着伯爵的弗罗洛夫人也得到了符文部分的恩惠，恢复了支撑自己身体的力量。

这副情形下，弗罗洛夫人已经没有理由不相信这的确是治愈符文。

只不过她大概需要花点时间来理解Azalea会使用机关术这件事到底意味着什么吧。

微光漫漫消失，过热的符文被Azalea放到了一边。

“你是叫……Azalea是吧。”伯爵也取回了意识，虽然还暂时不能起身。“Strelitzia的事，我没什么可以辩解的。但我对她的爱绝不是虚假的。”

“嗯，我知道。”Azalea很平静，丝毫没有刚刚咄咄逼人的气势。

“Camellia，能先离开一下吗，我想和Azalea单独谈谈。“伯爵虚弱的请求着自己的妻子。

“可是……”弗罗洛夫人还是很混乱。六年来她也没能习惯伯爵极端的变化，现在自己面前两个人的情绪变化快的都像是演戏。

“拜托了。不用担心的，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

“我这边也请求你离开一会，夫人。我也有些东西需要和伯爵单独说。”Azalea同样低下头来请求弗罗洛夫人。

“……好吧。”弗罗洛夫人叹了口气，和Azalea一起将伯爵扶回椅子上，然后有些一瘸一拐的离开了房间。

办公室的门重新轻轻的合上，偌大的房间内只剩下伯爵和Azalea两个人。

“你在试探我，是吗。”深深喘了几口气之后，伯爵率先发话。

“是的，话说你真的不需要再休息会么。”Azalea的眼镜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戴上了。

“我还没那么老。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伯爵看着自己今天才认识的亲生女儿，眼中既没有愤怒，也没有不安。“我什么都没能做到是事实，连Strelitzia有一个女儿这件事我都是今天才知道。作为一个父亲，我绝对是不及格的。”

“上任伯爵对Strelitzia的消息封锁我早就知道了，所以我只想知道你对我妈妈的爱是不是真心的。现在看来至少我的出生并不是那么的错误。”Azalea坐到了校长室的桌子上。“至于父亲的事，你在开玩笑么，除了一点点的血缘，你对我来说和父亲这个词有什么关系呢。”

“说的也是。那么之前关于Strelitzia的最后，有几分是真的呢。”

“一半吧，高烧昏迷和咳嗽是真的，不过大概最后的最后她真的很幸福。真的是个蠢女人。”

“是么……”伯爵深深的闭上了眼。半晌之后才重新睁开，眼眶似乎有些湿润。“那么你要说的话是什么？如果你希望的话我可以让你来到古德里安家，我不在意什么私生子的丑闻。”

“嗯……首先的话，还是先传达一下妈妈想对你说的话吧。”

“那个的话，她有留信给我的，我父亲——前伯爵还没那么绝情，最后这封信还是到了我这里的，就在这里。”伯爵打开了办公桌的抽屉，从最深处找出一张泛黄的信纸。

*史蒂芬孙见过我....他答应满足我这个愿望，给你留下最后一段话。*

*如果看到这行字，我已经不在人世了，他其实一直暗中给我订单，资助我的生活。*

*我知道他对我也许有偏见，可是他自己也同样受着偏见。*

*麦克斯韦，我相信你可以成为伯爵，看到这句话。*

*对抗世界很难，你要好好地活下去。*

*这是我和你最后的作品，远隔数十里。*

*我知道技术背景是你做的，我知道你也尽了全力。*

*这艘船的名字就是我的名字*

*如果有来生，我爱你。*

Azalea接了过去。

“可惜鹤望兰——我说那艘船，前些天已经毁掉了，本来你还可以看一下的。”伯爵的语气中充满了惋惜

谈话间Azalea快速浏览了信件，交还给了伯爵。

“嗯……假的。”Azalea指了指信。

“诶？”沉浸在感伤中的伯爵呛了一下，瞪大了眼镜。“这的确是她的笔迹啊！”

“啊，我不是说信是假的。信的确是妈妈写的，不过内容是骗人的。好好想想就知道了吧，这种会被史蒂芬孙检查的信，有些东西是写不出来的吧。比如关于我的事，如果写在上面了，大概我就活不到今天了。”Azalea耸耸肩。

“那真正的信在哪？”伯爵急的又想站起来，然后因为刚刚受伤的贫血，腿一软又坐了回去。

决定好中间名之后，Azalea从母亲的坟墓前回到了工作室。

还剩下一件事没做。

Azalea搬开或大或小的设备，露出了仓库的一角。

布满灰尘的一角看上去似乎没有任何的特别，只是空空如也的工作室一角罢了。

Azalea要找的东西的确并不在这个“角落里”。她缓缓蹲下，将手贴到角落的墙壁上。让魔力缓缓地顺着手指流动，将墙壁视为构装体，以操作魔法装置的要领，让魔力线向墙壁内部延伸。

然后，化为Azalea触觉延伸的魔力线在混凝土的墙壁中找到了一块与周围材质完全不同的、由Strelitzia留下的最后的“黑匣子”的一角。

八年前，Strelitzia逝世后不久。

Azalea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感到了违和：太少了。整理出来的材料的量完全不足以支撑起机关术的教学，更无法完成Strelitzia日常的工作。领悟过来的Azalea以操作机关术符文的方法沿着工作室的墙面、地面和屋顶仔细的搜索，最后发现了以机关术隐藏的一块隔间。

隔间的一边是各种文件，包括机关术的教案和一些设计图，另一边则是各种各样的材料。而在隔间的最深处则是数个外表为规则多面体的“黑匣子”。

Azalea知道这些黑匣子，从开始学习机关术起，Strelitzia便会在每年的生日给自己一个这样的黑匣子。匣子以储存的触发术为原理进行了加密，只有使用机关术按着正确的步骤破解才能打开。一开始仅需数小时，到了后来则需要数日，在这期间Azalea只能独自努力，Strelitzia不会给予一丁点的提示。

当年仍在上小学的Azalea打开第一个黑匣子之后，看见里面只有一张薄薄信纸之时难免有些失望。然而纸上的内容则让Azalea大吃一惊，其标题为：“关于我的出生与家族”。

在此之前，Strelitzia从未向Azalea透露过哪怕一点有关自己身世的秘密。Azalea明白了，这个黑匣子便是自己不善言语的母亲向自己坦白的方式。这既是礼物，也是课业，只有自己的技术不断精进，才能在日后得知母亲不愿说出口的秘密。这便是母女间特有的交流方式。

留在隔间内的黑匣子排列的整整齐齐，并没有灰尘落上。大概就是在病危之际，Strelitzia就准备好了所有的答案，只等着Azalea有朝一日能亲自将它们一一解开。

面对母亲留下的最后的作业，Azalea坚定了自己的决心。当年的她没有将它们一一解开的能力，但是不要紧，机关术的教案也是确实留了下来的，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于是八年间，Azalea陆续得知了母亲真正的工作、科克怪物的设计图和原理、和有关自己生父的真相。毋庸置疑，Strelitzia留下的秘密的确有让Azalea如此努力的价值。

在Azalea十六岁的生日之后不久，她几乎以稳定每年一个的速度解开了所有的黑匣子。

不愧是Strelitzia，她正确的估计了Azalea成长的速度。

但这很奇怪。

少了一个。

最关键的，十七岁的成人礼上，是不可能没有准备黑匣子的。这个挑战不应该在十六岁的时候结束。

重新沿着整座房屋搜查了一遍之后，Azalea找到了最后的黑匣子。它并没有放在隔间内，而是彻底嵌入了墙壁，与工作室融为一体。机关术本就是摆弄材料与传导的技术，本来早就应该想到的，只要有足够的技术，“黑匣子”这样的加密装置可以放在任何地方。

名为“工作室”的黑匣子的复杂程度远超以往，Azalea不仅需要沿着墙面仔细的探测魔力传导的路径，还要研究出各个节点相互影响的关系。她知道，母亲设置的谜题绝对没有小聪明可以用，只能踏踏实实的展现出自己学习的成果。

教案早已阅毕，Azalea需要的只是时间，以及这些年从设计图和自己制作的黑市货物中获得的经验。

于是现在，Azalea才能这样蹲在仓库的一角。

说实话，整个工作间的谜题，比起说是一把锁，更像是一个网。

回路延伸、相交、分叉，节点不只有魔力的转向，甚至有对魔力流量的限制和取舍。

这个网络本身就是一种用机关术进行的运算。

而这个角落就是Azalea耗费了一年时间所找到的，对整个网络输入魔力的一端。

八年来第一次，也会是唯一一次，Azalea开始正式破解这个巨大的黑匣子。

直觉告诉她，这个最后的挑战，是没有重来的机会的，一旦失败，最后的秘密就会石沉大海。

紧张？激动？Azalea已经感受不到这样的情感了。

连好奇心和求知欲也不复存在，究竟是什么驱使着她破解着Strelitzia留下的谜题，连Azalea自己都已经不清楚了。

只是此刻，她的确以无比精准的操作，让自己的机关术不断地通过回路构成的一道道门，在迷宫中迂回而确实的走向出口。

啪的一声，在Azalea的身侧，一块四方的墙面脱落，拍在了地上。

空洞之中，悬浮着一个圆筒。虽然也可以从其上感知到魔力的痕迹，但上面的谜题却并不是机关术，而是一个六个字母的密码转轮盘。不过Azalea连题面都不用看，直接转动轮盘输入了正确的密码。圆筒的盖子打开，里面是一卷手稿。

Azalea伸手将其取出，就在手稿离开的那一刻，有什么液体从侧壁汨汨流出，散发出刺鼻的气味。

这是最后的机关，也是黑匣子的最后一道保险。纸质的手稿旁，是用法术悬空的，真正的酸液。如果有人想要用反魔场或者别的方式暴力的破解匣子或者圆筒的话，酸液就会失去支撑的力量而落下，将手稿溶解。另外，如果用想用技能探知里面的构造的话，触发术也会自动激发反魔场，酸液落下。

Azalea想起了母亲的教导：机关的本质并不是法术，而是对物体运动的掌握。让那群只知道胡乱释放魔力的人过来，有几个人能避开这个陷阱呢。

回到桌前，Azalea展开了手稿。和以往不同，这次的手稿颇有些厚度。

“这是……”

“那些手稿之中才是Strelitzia留下的，真正的信。”Azalea从怀中取出一沓信纸。

伯爵赶忙接了过去，其上毫无疑问，是Strelitzia的字迹。

*“致我的爱人MAX”*

出乎伯爵的意料，Strelitzia在工作室留下的最后一封信并不是留给自己的女儿而是留给了他。

Azalea示意伯爵继续看下去。

*致我的爱人MAX*

*多亏了lea，我才能把这封信交给你，我必须再次感谢我们天才的女儿，这样我才能有机会来澄清之前那个小小的玩笑。（不过你应该不会信以为真了吧？）*

*不过我的确不恨史蒂芬孙，甚至很感谢他。我的父母明知道我无法通过第二次检查，却还是将我送去参加考试。可能史蒂芬孙自己早就忘记了，但如果不是因为他给予我的他特殊人口身份，我早在看到新世纪的曙光之前就已经被处刑了。哪怕他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研究而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从结果上说他的确救了我一命。*

*我爱你——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很想和你再多生活一段时间，哪怕只是一点。虽然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但是我的另一个愿望却得到了满足。*

*MAX，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想逃，从古德里安伯爵的位置上，从瑟夫林，从阿兰斯特大陆逃走。你一直都并不是一个坚强的人，这我知道。*

*你的未来远比我更加宽广，我做不到的事情你可以做到。在这前方的道路是无人所涉足过的，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的，你可以制造出最好的飞行器，也可以航向最远的天空，你是自由的。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吧。这是母亲交给你的最后的课业。*

*哪怕我不在了，lea也一定可以帮助你。打起精神来，你当初可以让一个无依无靠的、社交恐惧的无身份者敞开心扉，那现在也可以让一个双向情感障碍的伯爵找到理想和希望。*

*看看我们的女儿吧，她已经是那么一位优秀的机关术士了。她一定会比曾经的我更加优秀，而你也肯定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变得更加强大了，你们在一起的话，不论什么样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的吧。*

*我的法术名，Rafale。我没能像这个名字一样，但是你可以，你可以成为那一道自由的，无拘无束的风，去活出你的人生。*

*还有很多话想说，不过已逝之人总还是应该把位置让给仍存于世的人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和你共同生活的短短两年，这是我整个人生中最为瑰丽的时间。*

*爱你的 Strelitzia*

“……这……的确是她的笔迹……”伯爵死死的攥着信纸，最后只挤出来这么几个字。

“毕竟只是普通的信纸，我拿到的时候已经有些破损了，修补的时候我顺便看了一下，这点你不会介意的吧。”

“不……Strelitzia还有留下别的吗？”

“嗯，她还给我留了一封信，你要看吗？”

“不必了，我还没有资格插手你们母女的交流……”他觉得自己还不够了解自己的女儿——甚至是Strelitzia。

“那就算了。不过这还有另外一件东西，算是留给我们两人的。”

Azalea又从包里取出了厚厚的一叠纸张，转了一圈，正对伯爵放在了办公桌上。

同样泛黄的纸张，封面上只有短短的一个标题——“RAFALE“

“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吧。“Azalea看着瞪大了眼镜的伯爵。

“但是……她不是应该一直忙于设计科克怪物才对吗?”伯爵的手颤颤巍巍的放上了纸堆的封面，却一直没能翻开第一页。

“那你也太小看Strelitzia了。”Azalea似乎对伯爵刚刚的发言嗤之以鼻。“即使她一直不承认，但是，仅限在飞行器相关的领域的话，她绝对是这世上绝无仅有的天才。不论是你、史蒂芬孙还是我，其实都根本无法在这方面跟上她的思维。如果我的猜想没错的话，早在科克怪物设计的初期Strelitzia就已经完成了整体的构架，至于剩下的时间不过是故意拖着科克怪物的研究进度并且利用麦克斯韦的资源给她的新设计做实验而已。”

拨开伯爵的手，Azalea翻过了几页信纸，露出了一张精细的设计草图。

“Rafale……对，我想起来了！”伯爵激动的想要站起来。

“没错，Strelitzia——妈妈她，从来都不喜欢自己的姓名。给了她姓氏和名字的人早在十多年前就亲手把她送上了断头台，她真正的作品不可能会以这个名字命名。而Rafale，这个没有被社会认可过的法术名，才是她为自己所取的，她认可的名字。”况且那个粗浅而丑陋的，只能匍匐在地表的船体，也没资格冠以母亲的名字，Azalea这么想到。

“那么，麦克斯韦·古德里安伯爵，你想要完成Strelitzia的这件遗作么？” Azalea重新合上纸张，重新看向伯爵。“不开玩笑的说，这大概是目前能让你离开阿兰斯特的最佳选择。”

“的确……有了这个，Rafale的话……可是……“伯爵陷入了纠结的漩涡，双手深深的插进了头发里。

“不要这么胆小！”Azalea抓过伯爵的手臂，强迫他看着自己的眼睛。“母亲说过，有我和你在的话，这些事都可以做到。麦克斯韦，你可以不相信你自己，但是你必须相信那个选择了你并且教导了我的Strelitzia！然后，信任被Strelitzia所选择的Azalea和麦克斯韦！”

“啊，嗯。”伯爵的脸色从呆滞逐渐变得沉稳。“或许，我的确可以相信她……甚至可以试着相信我自己，哪怕只有一次。”

“很好，那么交易就此成立了，**父亲**。”

“诶？”伯爵有点措手不及。“你刚刚说什么？”

“我说，父亲。”Azalea平静的重复了一边。

“这么说，你……”伯爵有些喜出望外。

“嗯，我要到古德里安家里作养子。”

“这样啊……诶？”伯爵又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诶什么啊，古德里安家不是有将优秀的研究人员收做养子的传统么。不这么做的话我们怎么背地里做研究。”Azalea白了伯爵一眼。

“啊，也是。”伯爵明显很失落。“这么办的确是个好主意。”

“所以不要过于亲昵的称呼我，比如lea什么的。”

“啊……”伯爵明显更加失落了。

“至少现在是这样。”

“……诶？”伯爵今天的思路很明显没跟上自己的亲生女儿。

“如果什么时候我知道了Strelitzia为什么会选上你的话，我会认真考虑认同你是我父亲的事实的。”

在伯爵刚刚从Azalea的发言中清醒过来的时候，Azalea已经走到门边了。

“就是这样，不久我就搬过来，先帮忙安排个地方咯~父亲。”

然后这个橙色头发的女子潇洒的推门而去，留下了在门口目瞪口呆的管家。

### 终章 down the rabbit hole

远离市中心的一家小咖啡厅里，着装朴素的青年服务生正享受着宁静的午休和一杯粗磨的咖啡。店面处在城市外围，手工调制的饮品在阿兰斯特也并不受欢迎，店老板大概只是为了和几个老朋友享受退休生活才开了这家店吧，总之，生活很悠闲。

门口传来叮铃的声音，一名年轻的顾客推门进来，四处张望着。

“欢，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的吗？菜单在这里！”服务生没有预料到这个时候会有客人上门，递菜单的时候差点打翻了面前的咖啡。

年轻顾客并没有关注菜单，而是上下打量着服务生，橙色的发丝随着头部的移动反射着正午的阳光。

一小会之后，客人选好了她的服务。

“一杯焦糖炭烧，然后换上你出门的那套衣服，白头鹰。”

“好的，小姐。”白头鹰笑了笑，转身回去准备客人点的焦糖热可可。

手工咖啡店的确是店主的兴趣，虽然店主的本业是个情报商人，有时店主不在时和他关系不错的这些地下商人也乐意过来帮忙看店并享受一杯免费的咖啡。说到底，除了他们这些人哪还会有来光顾这种奇怪店面的人。当然，会刻意乔装成年轻服务生的大概也就只有白头鹰一个人了。

“看起来进行的很顺利，是吧，小姐？”

白头鹰和Azalea隔着柜台享受着各自的饮品，在做下一件事之前他们还有时间讨论一下现有的进展。

“如果不顺利的话，大概我现在也就不会坐在这里喝炭烧咖啡了。”Azalea晃动着装着黑色液体的陶瓷杯，思考着白头鹰是什么时候开始管自己叫小姐的问题。

“这也是多亏了Strelitzia的帮助？”

“不，这大概和她的期望完全相反。”Azalea嘬了一口咖啡。“真苦。”

“哦？这是怎么说？”白头鹰放下了手中的拿铁，锐利的目光好似要刺穿Azalea。“我没记错的话你曾经说过，为了避免让伯爵怀疑是伪造的是直接拿着原件过去的吧。”

“的确是Strelitzia亲自写的信，我没有骗伯爵。”Azalea并没有理会白头鹰的目光，继续摇晃着陶瓷杯。“只不过我做了些裁剪而已。”

“裁剪？”

“啊，Strelitzia留下了两封信，一封给伯爵的，还有一封给我的。我只是把这两封信拼了起来而已。”

苦涩的咖啡刺激着Azalea的记忆，让她回忆着刚从黑匣子里拿出来的时候泛黄信纸的原貌。

*亲爱的lea*

*如果你能看到这封信，那就说明你已经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机关术士了。我很欣慰，也很遗憾没能亲眼见证这一刻。后面还有另一封信，是我写给你的生父麦克斯韦·古德里安的，我希望你能帮我转交给他，这封信就是我留给你最后的话。*

*我爱你——这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可以的话，我真的很想和你再多生活一段时间，哪怕只是一点。虽然这个愿望无法实现了，但是我的另一个愿望却得到了满足。lea，你就是我的生命所能培育出的，最好的花朵。*

*你的未来远比我更加宽广，我做不到的事情你可以做到。在这前方的道路是无人所涉足过的，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的，你可以制造出最好的飞行器，也可以航向最远的天空，你是自由的。想要做什么就去做吧。这是母亲交给你的最后的课业。*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希望你可以和你的父亲在一起。他是一个很胆小的人，大多数时候都想着逃避。但是为了我，他第一次反抗了他的父亲，哪怕最后没有成功，我也不会忘记他当时坚毅的表情。我不知道这些年来他是否又回到了最开始那个胆小想逃的样子，如果是那样的话，你就去帮帮他吧，有你帮他的话，他也就不会一直想着要离开阿兰斯特了。*

*其实想和你说的话在我在世之时就已经交代给你了，该教给你的你也已经学到了，这些不过是我最后的感慨而已。*

*我的法术名，Rafale。我没能像这个名字一样，但是你可以，你可以成为那一道自由的，无拘无束的风，去活出你的人生。去吧，azalea，你会有比我还在世时更好地生活。*

*永别了 Strelitzia*

*致我的爱人MAX*

*多亏了lea，我才能把这封信交给你，我必须再次感谢我们天才的女儿，这样我才能有机会来澄清之前那个小小的玩笑。（不过你应该不会真信了吧？）*

*不过我的确不恨史蒂芬孙，甚至很感谢他。我的父母明知道我无法通过第二次检查，却还是将我送去参加考试。可能史蒂芬孙自己早就忘记了，但如果不是因为他给予我的他特殊人口身份，我早在看到新世纪的曙光之前就已经被处刑了。哪怕他仅仅是为了自己的研究而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从结果上说他的确救了我一命。*

*MAX，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想逃，从古德里安伯爵的位置上，从瑟夫林，从阿兰斯特大陆逃走。你一直都并不是一个坚强的人，这我知道。*

*但是你不需要再逃避了，哪怕我不在了，lea也一定可以帮助你。打起精神来，你当初可以让一个无依无靠的、社交恐惧的无身份者敞开心扉，那现在也可以让一个双向情感障碍的伯爵找到理想和希望。所以，不要再逃了，离开了高等的学府和政治的中心，了解到了阿兰斯特的最边缘的我可以这么笃定，阿兰斯特还有很多美好的事物等着我们去创造。*

*看看我们的女儿吧，她已经是那么一位优秀的机关术士了。她一定会比曾经的我更加优秀，而你也肯定在我不知道的时间里变得更加强大了，你们在一起的话，不论什么样的困难都会迎刃而解的吧。*

*还有很多话想说，不过已逝之人总还是应该把位置让给仍存于世的人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和你共同生活的短短两年，这是我整个人生中最为瑰丽的时间。*

*爱你的 Strelitzia*

“本来就只是破损而皱缩的普通信纸，裁剪然后拼合的痕迹不会被注意到，也不会留下法术的迹象。”

“简单地说，你用两封信拼凑了起来欺骗麦克斯韦？”

“就是这么一回事。”Azalea喝掉了杯中最后一点咖啡。“果然还是很苦。”

白头鹰转过身去清洗着两个杯子，从背后看不清他的表情。

“好了，差不多可以走了。”Azalea起身了。

“是啊。”白头鹰把杯子放回橱柜，最后擦拭了一边柜台。

两人走出了咖啡厅，向着城外走去。

“以上就是我们的提案。”Azalea站在演讲台上，环顾了一遍场下的观众。

说是演讲台，其实不过是一个废弃矿山中最宽敞的洞穴罢了，只不过由于其地理位置的优秀而经常被用作集会区域而已。

这个集会区域里聚集着一百来号人，除了Azalea和白头鹰，都是瑟夫林和小部分戈尔韦、都柏林的无身份者聚落的代表们。而现在，在Azalea结束了自己的宣讲之后，这些人从震惊中恢复过来，开始议论纷纷，甚至歇斯底里。

“从精灵遗留的文献里学习不依靠法术也能战斗的手段，野蛮人，战士，和武僧……”

“那个九剑什么的，真的不需要法术手段也能使用么……”

“最后甚至说什么可以离开阿兰斯特大陆，简直太疯狂了，这……”

“这TM就是一通胡扯！”右前方的中年人愤怒的锤墙，震下了几块碎石。“老子来这里不是来听你个小兔崽子说疯话的！”

“是啊！我凭什么相信你说的这些！”中年人旁边的青年也跟着大喊。

“说得对！”反对的声音以中年人为中心扩散，不少人都开始跟着高呼。

对此，台上的Azalea并没有什么反应，她只是带着淡淡的微笑，沉默地扫视着台下的人。

“都给老子闭嘴！”震雷般的话语从另一边响起，瞬间压过了中年人这边的声浪，大厅里重归一片寂静。

一名壮汉跃上了演讲台，怒视着下面的众人。

“拉法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这……”中年人还想说些什么。

“我说了闭嘴！”然后被壮汉瞪了回去。“长老有话要说，你有什么想法也给我等长老说完。”

右边的人这才注意到，在起哄的时候他们的长老正颤颤巍巍的从左边的台阶慢慢的登上演讲台。

“诸位……咳咳。”壮汉搀扶住了咳嗽的长老。

“诸位先听听老夫的意见。”

台下异常的寂静，不难看出无身份者们很敬重这位被称为长老的人物。

“我知道你们肯定会对Azalea小姐的提案表示质疑，但是这些个方案是Azalea小姐早就和我讨论过的。”

“什……”台下又有些骚动的迹象，但是迫于长老的威信并没有爆发出来。

“我可以理解你们的动摇和怀疑，但是在这之前请你们再好好想一下，Azalea小姐曾经为我们做过多少事。”长老挪动着步伐移动到了演讲台的边缘。

“瓦尔基，你女儿的病是靠她带来的符文治好的。”

“浩克，你们的村子是在她的警告下躲过了一次清剿。”

“朱迪，那次矿坑塌方之后是谁的构装体搬开了那些碎石？”

“就连我，如果没有她的话大概现在也不会站在这里了。”

人群的躁动慢慢平息了下来。

“然而这些都是些小事。更重要的是，Azalea小姐帮我们建立了警戒的体系。我们学会了安插岗哨来预警，村落从平地搬迁到了密林与山沟之中，哪怕我们依然是被清剿的一方，近两年我们没有一个村子再被烧成灰烬。”

“还有矿山开采的防护，工具和生活用品的制备，Azalea小姐给我们带来的好处你们谁敢说不知道。”

“离开阿兰斯特这种事的确太大了，老夫难以想象，而且不论怎么算大概我也等不到那一天了。但是你们不是！”长老激动的差点又咳嗽了起来。

“这是一个机会，一个希望！这和之前的所有援助都不一样！如果我们能学会战斗，能获得匹敌那些法师的能力，我们将会脱离现在这个苟延残喘的境地，他们将再也不能以区区法术测试的结果来蔑视我们！”长老又剧烈的咳嗽了起来，但是他甩开了壮汉的搀扶。

“这……话是怎么说，但是这……”中年人虽然很敬重长老，但是他依然没法相信这个疯狂的提案。

“瓦尔基，老夫年纪大了，早就过了做梦的年岁了。但是这次，老夫真的重新看到了希望。Azalea小姐并没有说出来，但是我们已经培养出了一名九剑的剑士。”

“！”会场又骚动了起来。

“可以吗，长老。”这是Azalea从骚动以来说的第一句话。

“当然，拉法尔，把他带进来吧。”

壮汉走下了演讲台，从门口带进来一名有些贫瘠的男孩。不管从什么角度看，这都不像是一个剑士。

“瓦尔基！把你的剑扔上来！”壮汉一边催促着，一边在台子上立下一块木桩。

被抛上来的剑并不是什么好货，只能说是勉强有过保养，拿在男孩的手中也有些笨重。

人群屏息凝神，想看看男孩到底要做什么。

男孩有些僵硬的摆好了架势，小心翼翼的瞄准了木桩。

然后，男孩猛地前踏一步，反手砍向了木桩。本该没有任何机关的短剑突然迸发出火焰，在耀眼的光芒中狠狠的划过身前。

木桩随着截面断成两截，剑上的火焰虽然已经消失，但是木桩上仍留有微小的火苗。

“这不是法师们的法术！”壮汉高举着一块表盘，那是早在Azalea之前无身份者们就从商人那里苦苦求得的法术电磁波的检测装置，曾经那是他们用来躲避当局的唯一依赖。而现在，表盘的读数显示告诉群众：周围没有发动中的法术。而人们也发现，男孩并没有咏唱，或是用一只手做出什么动作。

“按照Azalea拿来的文献，这个招式叫做‘红莲之剑‘是九剑中一种。虽然只是最基础的招式，但是这已经可以证明，哪怕是我们也可以拥有与法师们战斗的力量！”

“哦，哦哦哦哦哦哦！”

人群沸腾了，欢呼的，雀跃的，都有。

“这只是第一步，但是是确确实实的一步！Azalea没有骗我们，那么，我们真的可以与那些法师们平起平坐，甚至去往新的世界！”

“是真的！Azalea可以拯救我们！”

“Azalea！”

“Azalea！”

人群一遍又一遍的高呼着Azalea的名字，她是未来，是希望，是无身份者的救世主。

Azalea还是在台上微笑着，白头鹰靠在门框上，远远的看着沸腾的人群。

“这么成功真的太好了呢。”离开无身份者的聚落，回到主路上时，Azalea这么说着。

“是啊，成功的顺着你的计划推进。”白头鹰并没有看着Azalea。

“没有的事，我其实很担心的哦。”镜片下的眼睛似乎在笑。“不过按照计划，接下来我绝大部分时间都会留在古德里安学派了。我会从学派提供资金，也可以从政治上放松对无身份者的追查。”

“而我在这段时间里就负责训练他们，并且一路向北，联络上都柏林，戈维尔，甚至汉诺的无身份者。”

“没错，之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大概就少了，和你们这些会愿意协助我的奇怪商人们分别真的是一件憾事呢。”

“你究竟想说什么。”白头鹰停下了脚步，堵在了Azalea的身前。

“呵呵，没什么，只是想通了而已。”

“想通什么？”

“你——你们，会愿意协助我的理由。”Azalea很轻松的样子，在白头鹰面前踱步。

“九年之前，我曾以为你只是需要一个代替Strelitzia的机关术士来继续中间人的生意，帮我和无身份者搭上线也只不过是赚取差价的一环。但是我错了，你做的太多了，甚至可以说并没有从中获取到了相应的利润。”围着白头鹰转圈，Azalea侃侃而谈，就像一个在做推理的侦探。

“如果只有你一个人那可能还不成问题，毕竟你是个能给偶然碰见的小女孩免费提供医疗符文的老好人。但是之后的事情就过于奇妙了。不仅是你，别的和无身份者打交道的商人也参与进来了，更多的黑市商人也提供了帮助，今天那家咖啡厅的情报商人，甚至——虽然我并没有直接见过，还有那家华月楼的老鸨吧？那么在她的背后，又联系着多少人呢？”

“多么可怕的猜想啊。”白头鹰耸了耸肩。“但是这似乎说不通啊？为什么我们——如果真的有的话——要倾尽那么大的力量，来帮助你这么一个小姑娘呢。”

“是的呢，一开始我也想不通。”Azalea很刻意的点了点太阳穴。“直到最近，我突然想明白了。一开始你的帮助算是个体行为的话，把现在的你们视作是一个整体来理解就顺畅多了，不，应该这么形容吧，一个‘阶层‘。”

“阶层……”

“你们的组成非常简单，应该说过于简单了。在你的背后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以你为代表的商人，一种是华月楼老鸨为代表的服务业领导者。而你们的共通点就是：手里握着巨量的金钱，但是在真要使用的时候却处处受限。”Azalea笑得愈发的开心，她从侦探变成了一个演讲的哲学家，她甚至没有面朝白头鹰。“回顾阿兰斯特的历史，这简直是一个有趣的怪相。金钱是作为衡量价值的等价物而被创造出来的，但是握有金钱的人却并不具有话语权。自从大先知阿兰斯特推翻了精灵并成为athi以来，话语权就牢牢地被握在了学者——学阀的手中。这个奇怪的社会权力的体系是随着学术能力、亦或是对学者的统帅能力排列的，而当学阀有什么需要的时候，他们并不会经过商人的中转，而是直接联系上了第一线的制造业。”——就像古德里安学派直接送往工厂的订单，和麦克斯韦直接对接Strelitzia的委托。

“而你们却无法插手这关键的权力流动，你们积攒的财富只是跳动的数字，你们可以买到日用品、奢侈品，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了。你们对政治毫无影响力，不论你们手握多少金钱，学阀也不会卖出他们的技术，你们只能等着他们自己公开，然后憋屈的缴纳版权费。”

“多么可笑——你们是这么想的吧？握有象征着价值的金钱的人竟然没法获得一丁点的特权，那么金钱还谈什么衡量价值。”Azalea优雅的转过一个圈，像一个芭蕾舞者。“所以对你们整个阶层来说，学阀就是敌人。”

“那么，我们想让你做什么呢。”场上唯一的观众，也是评委，发出了质问。

“我能做什么呢？这个问题不难回答，因为的确这里有着只有我才能接触的领域。你很敏锐，很快的察觉到了Azalea·Mach这个人的特殊性。她将是一个迟早会进入学阀，但是却永远不会从属于学阀阶层的人。这将是一个卧底，一个漏洞，一颗定时炸弹。而正如你所预料的，Azalea甚至打算联合被上层所否认的无身份者，如果她成功的将这些人展现在大众的面前，学阀的统治力将被动摇。而如果这些人展示出了不亚于那些法师的价值，那么学阀这么多年的根基——智力和学术能力决定人的价值——将彻底的崩溃。”Azalea从舞者变成了一名吟游诗人，她高举着一只手，讲述着好像与己无关的故事。

“这就是一场革命，一场动乱。学阀失去了权力与统治地位的混乱之中，到底谁才能重新让人们信服呢？这时人们就会重新注意到，在智力和学术能力失去标准价值的时候，另一项自古以来就作为价值衡量标准的道具即可证明自身的力量。到那时，握有最多金钱的你们，将会重新成为阿兰斯特新的领导者。啊，这是多么美妙动人的构想！”宛如歌剧的结尾，Azalea浮夸的唱出最后一句歌词。

“这还真是精彩的假说啊。”唯一的观众配合着演员的闭幕微微鼓掌，单调的掌声消逝在寂静的密林之中。“不得不说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只作为故事而言的话。”

“嗯，的确呢。我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之前的所有，这只是一个故事而已。”

“那么，不妨也听我来讲一个故事吧。”白头鹰掏了掏大衣的内口袋，点燃了一根香烟。

“哦？”Azalea饶有兴趣的推了推眼镜。

“比起说是故事，不如说是寓言吧。”白头鹰望了望天，构思了一下语序。“从前，有这么一个女孩。她曾经和她的母亲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童年，她本以为自己可以永远这么快乐。突然有一天，一只恶龙来到了她的身边，想要取走她母亲的性命。”

Azalea似笑非笑的看着白头鹰，自己也点起了一根香烟。

“女孩很害怕恶龙，但是她更害怕失去母亲。女孩拼尽全力，翻山越岭杀掉了恶龙。但正当高兴地回到家里时，却发现虽然恶龙已死，但是恶龙留下的诅咒却依然削减着自己母亲的生命，而自己却并没有解除诅咒的能力，于是小女孩的母亲还是死去了。”白头鹰缓缓吐出一个烟圈。“女孩从此下定决心要除掉世上所有的恶龙。她找到了更多受恶龙所苦的人，努力学习到了屠龙的技巧。但是事实上女孩屠龙的力量来自于她自己的龙血，而她的生父就是一条深爱着她的母亲的善龙。女孩得知了这一切，却依然没有停下屠龙的步伐。她长出龙鳞混入了龙群之中，用母亲的遗骨制作了诱导善龙父亲的陷阱，甚至在那些同样受恶龙之苦的无辜的人们中安插手下来激化他们对抗恶龙的决心。”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这是一则寓言，并不需要讲完所有的事。那么，Azalea，你怎么看待寓言中的这个小女孩呢。”

一阵风吹过树林，随着簌簌的响声几片老叶落下。

“谁知道呢？”Azalea耸了耸肩。“这大概是个疯子吧。”

“或许是这样也没错呢。” 白头鹰抖了抖手上的烟灰，将烟头掐灭。“故事讲得够多了，该回去了。”

“噢真的，闲聊的时间稍微长了一些的样子。”Azalea抬手看了看表，快步向归路走去。

望着Azalea的背影，白头鹰又重新点燃了一根香烟。

——眼前女孩的背影并不伟岸，但是却没有一丁点动摇的感觉，哪怕是被夕阳晃住了眼睛的归途，她也走的无比坚定。

不，那或许并不是坚定，而是单纯的，向着夕阳逆光飞行的蛾吧。

白头鹰又一次深深感到了自己的无力，而这份无力哪怕在金钱重新获得力量之后也不会改变吧。自己不是能拯救眼前逐火之蛾的人，当然那些无身份者或是商人同伴们也不是，自己大概只能看着眼前的人又一次慢慢离开自己的视野，然后在自己不知道的时间和地点燃烧殆尽吧。

即便如此，他还是希望有谁能救起这只可怜的蛾——这大概需要的是又一盏耀眼到会融化自己、却又笨拙的不能向外散发热量的奇怪明灯吧。

在最后跟上Azalea的步伐之前，他在没有神明的阿兰斯特，默默地祈祷着小小奇迹的发生。

（完）